

御書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八

禮記注疏卷第十八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以佐王建保邦國

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

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目

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也

亦音祇本或作祇下神示地示之例皆微此下卷疏

亦然佐本或作左音同享許文反又後不言者同疏

國。釋曰大宗伯之職者以上列其官此列其職也云掌建

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單言邦據王為言也云以佐王建

保邦國者邦國連言據諸侯為說也。注建立至人事。釋曰云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者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地祇後云人鬼者經先云人鬼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間鄭後云人鬼者據下經陳吉禮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據尊卑為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案下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則此亦吉禮故云禮吉禮是

也云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者鄭知建保邦國中有凶禮已下者案下文其次有五禮具此經直云天神人鬼地示吉禮而已又邦國之上空云建保故云建保中有四禮也是以鄭即云日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相成也互相成者王國云吉禮亦有凶禮已下邦國云四禮明亦有吉禮矣以其神非人不事人非神不福故又云明尊鬼神重人事也尊鬼神者據王國特云吉禮重人事者據諸侯特言凶禮已下各舉一邊欲見五禮皆重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一邪**  
故書吉或為告杜子春云書為告禮者非是當為吉禮疏此已下敘五禮先以書亦多為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疏此已下敘五禮先以吉禮為上云事邦國之鬼神而者據諸侯邦國而言者也以其天子宗伯若還據天子則不見邦國若以天子宗伯而見邦國則有天子可知故舉邦國以包王國注事謂至有二釋曰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還據已下所陳先後為次若然經先云鬼與上下體例不同者欲見逢時則祭事起無常故先云人鬼也云吉禮之別十有二者從此下經以禋祀血祭二經天地各有三享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人鬼有六故十二也

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

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禋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禋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上帝也昊天上帝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為實柴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國丘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也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禋音因李又音煙禋羊九反本亦作樞音同積也燎良召反輶音風芃薄工反一音房逢反疏以禋至雨械音域樸音卜能他來反下同園于權反疏師釋曰此祀天神之三禮以尊卑先後為次謂欲神始也注禮之至禮云釋曰案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白明禮注云禮芬芳之祭又案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並與煙得相叶也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于牆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於禋祀之下正取義於煙故言禋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臭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於天引之者證煙義也云禋積也詩云芃芃棫樸薪之禋之者此大雅棫樸之篇

引之證標得為積也云三祀皆積柴實牲至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者此司中司命等言標燎則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煙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玉帛則有不用玉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彼雖摠據天地宗廟諸神今以天神言之則二大小祀皆用牲也肆師言之煙祀中有玉帛牲牲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帛惟有牲幣標燎中但止有牲故鄭云實牲體焉據三祀之內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云燔燎而升煙是玉帛於三祀之內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案郊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也者案郊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牲為義也鄭司農云昊天也者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典瑞亦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故云昊天也云上帝玄天也者案廣雅云乾玄天易文言云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謂玄名天先鄭蓋依此而讀之則二者異名而同實也若然則先鄭與王肅之等同一天而已似無六天之義故以天解昊天上帝為一也云昊天上帝樂以雲門者先鄭既無六天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及六變俱有雲門不知定取何者以祀天云實柴實牛柴上也者案肆師職

此二者皆實牲先鄭直據實柴為實牛者偏據一邊而言耳其實皆牛也云故書實柴或為賓柴者賓柴無義後鄭雖不破當還從實柴也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云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若左氏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味即五行之味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六氣下生金木水火土之五行鄭義大陽不變陰為金雨為木風為土明為火晦為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土十為木心妻木八為金九妻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以此推之則北官好輿南官好暘中央四季好寒也皆是所剋為妻是從妻所好之義也玄請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帝者案大司樂下文凡樂圖鍾為宮云云冬至於圜丘所祀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引之以破先鄭昊天上帝與五天為一之義云星謂五緯者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為經五星左旋為緯案元命包云文王

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星明是五  
 緯又案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  
 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  
 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  
 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  
 事且諸文皆星辰合解之故尚書堯典云歷象日月星辰  
 範五紀亦云星辰鄭皆星辰合釋者餘文於義不得分爲二  
 故合釋此文皆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爲五緯與辰  
 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即二十八星也案昭七  
 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  
 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  
 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  
 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  
 尚書胤征云辰弗集于房孔注云房日月所會是也云司中  
 司命文昌第五四星者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爲司中  
 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所司命何  
 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第五第四星必先言第五後云第  
 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  
 命後鄭欲先說司中故元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命  
 故文倒也案武陵太守元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

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  
 祿是其本次也云或曰中能者亦據武陵太守星傳而言云  
 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  
 祿爲司空引此破先鄭也云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者案  
 禮記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爲主故知五  
 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若然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其牲  
 同藭栗於燔柴退與日月等者禮有損之而益亦如社稷服  
 絺冕及其血祭即在五嶽之上亦斯類也案春秋緯運斗樞  
 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  
 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含樞紐  
 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紐  
 又元命包云大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  
 又案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帝列爲中宮大極  
 星星其一明者大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  
 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  
 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  
 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  
 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極星也又云昊天上帝又  
 名大常居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  
 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

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既案  
 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上帝  
 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  
 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  
 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  
 異義天號等六今尚書歐陽說曰欽若昊天夏曰蒼天秋曰  
 旻天冬曰上天摠為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說云天有五號  
 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  
 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  
 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摠勅四時知昊天不  
 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取時非秋  
 天玄之闕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  
 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閉藏而清察以遠言之秋氣或  
 殺或生故以旻天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以遠言之昊天  
 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已情所求言之非必正  
 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之則施蒼天求之高明旻天不吊則  
 求天殺生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之所為當順於時此之求  
 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于時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別  
 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

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五稱之鄭云皇天者其尊大之號不逐  
 四時為名似本正稱此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  
 以為六宗案尚書堯典禋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  
 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北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  
 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為六宗案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  
 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  
 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  
 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  
 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  
 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  
 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  
 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  
 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玄之闕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  
 六宗望于山川編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編也所  
 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  
 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  
 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  
 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  
 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也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

爾訓此之謂六宗亦自明  
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  
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  
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  
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祭祭  
此同張融許從鄭君於義  
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  
人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  
尊如是故不入六宗之數  
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日月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以狸沈

祭山林川澤以醜辜祭四方百物

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  
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  
湯遷之而祀棄故書祀作禩醜為罷鄭司農云禩當為祀書  
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官中曰五祀罷辜披磔牲  
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  
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  
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為  
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五嶽

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  
四寶者四寶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  
性之含藏醜醜牲智也醜而磔之謂磔犧及蜡祭郊特牲曰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  
表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狸亡皆反劉莫拜反沈如字  
劉直蔭反醜孚逼反一音方麥反共音恭句古侯反下同厲  
如字本或作烈禩音祀又作祀罷如字一音芳皮反磔張格  
反食此音嗣下食宗族同少昊詩照反下少昊同重直龍反  
該古來反葍音辱同不見賢遍反此內不音者同寶音獨本  
亦作瀆下同省所景反磔攘如羊反蜡七詐反種章勇反郵  
有牛反啜音綴井田間道左思吳都賦云啜啜無數又陟劣  
反疏卑之次亦是歆神始也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  
此皆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已下二祀不復用血也。注  
不言至盡也。釋曰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者  
此經對上經祭天天則大次小三者具此經雖見三祀惟有  
祭下仍有狸沈與其方澤與吳天相對此經方澤不見者此血  
故闕大地也且社稷亦十種故舉社以表地亦鼓人職亦云

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事地此其類也若大地方澤當用瘞  
 埋與昊天裡相對故鄭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  
 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為陽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云社稷  
 土穀之神者案孝經緯揚不可偏敬故立稷以表名郊特牲  
 亦云社者神地之道社者土之神稷者穀之神故云土穀之  
 神也云有德者配食焉云云至而祀棄案左氏昭公二十九  
 年傳云云有厲山氏之子曰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則是死乃配  
 社食之云有厲山氏之子曰柱為稷案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  
 左傳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案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  
 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  
 若然稷祀棄實在湯時云夏之衰者遷柱由旱欲見旱從夏  
 起故據夏而言也是以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  
 夏社注云犧牲既成棗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早暵水溢則變  
 置社稷當湯代桀之時早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  
 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  
 其早在夏之時驗也先鄭云五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  
 五祀者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國  
 帝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國  
 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

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云罷  
 辜披磔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  
 罷從經謂為正其云披磔牲以祭仍從之矣云若今時磔狗  
 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況礪辜為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  
 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玄謂此五祀  
 者五官之神在四郊者生時為五官死乃為神配五帝在四  
 郊知在四郊者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  
 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  
 云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但迎氣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  
 言祭人帝案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黃帝少昊  
 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為十二月聽  
 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及下青圭赤璋之下注皆云  
 迎氣時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云少昊氏之子曰重已下案  
 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子曰重已下案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  
 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  
 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  
 丁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其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為黎



食后土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  
 祀以為社社即句龍若曰犁為祝融句龍為后土左氏下言  
 后土為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犁兼之因火  
 土俱位南方此注云犁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先師  
 之說也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  
 曰嵩高山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為說案大司樂云四  
 鎮五嶽崩注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為說彼必據  
 鎬京者彼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並在豫州其雍州  
 不見有災異之事故注有異也案爾雅江河水淮濟為四瀆為  
 定五岳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嶽為西嶽  
 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為定故爾雅載之也若然此南嶽  
 衡案爾雅霍山為南嶽者霍山即衡山也故地理志楊州霍  
 山為南嶽者山今在廬山彼霍山與冀州霍山在嵩華者別  
 云不見四瀆者四瀆五嶽之匹或省文者五嶽四瀆相對若  
 天地故設經省文惟見五嶽也若然下云狸沈祭山林川澤  
 五嶽歛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嶽四瀆山川之類亦當狸沈  
 也爾雅云祭山曰廐縣者或異代法耳若然度縣既非周法  
 而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王巡守過大  
 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馬注云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彼亦言祈沈者祈

沈雖非周法引以況義無嫌也云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  
 其性之含藏者經理沈祭山林川澤摠言不析別而說故鄭  
 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埋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其順性之  
 含藏也云爾雅云祭山曰廐縣者或異代法耳若然度縣既  
 從爾雅云祭山曰廐縣者或異代法耳若然度縣既非周法  
 令云九門磔攘又十二月大儺時亦磔攘是磔牲攘去惡氣  
 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  
 物而索享之謂天子於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為蜡  
 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下彼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  
 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不  
 禮以記四方若諸侯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  
 以謹民財也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其八蜡  
 不得與四方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云以謹民財者八蜡既  
 不通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奢後之事故云以謹民財者八  
 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者  
 彼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云祭百種以報嗇也  
 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收嗇之功故云祭百種以報  
 嗇也云享農及郵表嘏者彼注云農謂田畯與田大夫郵表  
 嘏嘏止也謂田畯督約百姓於非間之處也是郵行往來立  
 表嘏止於其下是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之至義

之盡也者八蜡者案彼祭有先嗇一也。可嗇二也。農三也。郵表啜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中有貓虎是禽獸也。云仁之至者據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至義之盡者據饗貓虎坊與水庸郵表啜之等是義之盡引磔牲之事也。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

王。以烝冬享先王。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肆者

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般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禘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禘言肆獻裸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禴○肆他歷反解骨體裸古亂反禴餘若反烝之承反禘戶夾反率五音律又音類疏以肆至先王○釋曰此一經陳享宗廟之六禮也此經若細而言之即有六禮摠而言之則亦有三等之差肆獻裸是禘

之大祭以饋食是禘之次祭以春享以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摠用袞冕大牢言之此亦皆為大祭也故酒正注云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是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言祀地言祭故宗廟言享享獻也謂獻饌具於鬼神也○注宗廟至一禘○釋曰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者此則吉禮十二之中處其六也云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者但周法有三年一禘則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列昭穆序父子是禘之義也若殷則禘於三時周則秋禘而已又有五年一禘禘則各於其廟爾雅云禘大祭者禘是摠名祭法祭天圜丘亦曰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郊天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但於周宗廟之祭則有五年禘禘雖小於禘大於四時亦曰禘是禘之名也云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者薦孰當朝踐後爛祭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穀鄭云孰其穀謂體解而爛之是其饋獻以益齊之節故云薦孰時但體解之時必肆解以為二十一體故云肆也云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者此是朝踐節當二灌後王出迎牲祝延尸出戶坐於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於神坐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

灌者經云裸者是古之裸字取神示之義故從示鄭轉從灌者以鬱鬯灌地降神取澆灌之義故從水言灌以鬱鬯謂始獻尸以求神時也者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北先灌謂尸為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獻尸求神時也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酬尸等為終故此稱始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者人之歎吸出入之氣為魂耳目聰明為魄人死魂氣歸於天為陽形魄歸於地為陰祭時作樂為陽是求諸陽灌地為陰是求諸陰故云求諸陰陽之義也云般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故云求諸陰灌是也引之者欲見周人祭先灌之意云祭必先灌故云求諸陰灌是也引之者欲見周人祭先文明六享俱然者如向所說具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腥其俎訖乃爛爛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最在先之事是於裕逆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為文即於下五享與上裕祭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故云六享俱然云裕言肆肆獻灌明禘亦有之禘言饋食食是黍稷則裕備也者裕言肆肆獻灌明禘亦有之禘言饋食食是黍稷則裕

亦有黍稷矣著明也明有黍稷互相備矣云魯禮三年喪畢而裕於大祖者此以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即以春秋為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裕於大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於禮雖少四月廟躋僖公僖三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於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為裕祭也是魯禮三年喪畢而裕於大祖謂周公廟中而為裕祭也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此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得知矣案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禘可知何者以文公八年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禘可知何年既為裕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禘是三年裕更加七年八年漆前為五年春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是明年春禘明矣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殷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已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八年八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云一禘者七年八年漆前為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云一禘者是禮識文謂五年之中為一禘一裕也鄭言此者欲見肆獻裸及饋食三者為裕禘從三年喪畢後為始之意也從裡祀已下至此吉禮十二皆歆神始何者案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已下下復云圜鍾為

宮若樂六變天神皆降若樂八變地示皆出若樂九變八鬼  
可得而禮鄭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  
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彼先奏是樂以致  
其神則天神地祇人鬼皆以樂為下神始也彼鄭云禮之以  
玉據天地而裸焉據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煙地示言血此  
宗廟六享言裸是其天地宗廟皆樂為下神始煙血與裸為  
獻神始也又案禮器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享肅三獻燭一  
獻孰者皆是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用血大享是裕  
祭先王而言用腥與此是其先彼是社稷而言用燭一獻是祭  
而而言用孰與此是其先彼是社稷而言用燭一獻是祭  
大享言腥三獻言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燭一獻言孰也  
有疏禮舉外以包內之義凡言哀者皆謂被災後以  
物哀之也注哀謂至有五月釋曰云哀謂救患分裁者此  
據左氏僖元年夏六月刑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  
伯救患分裁討罪禮也引之者證哀者從後往哀之義言救  
患分災討罪者救患即刑有不安之患諸侯城之是救患也  
分災謂若宋災諸侯會於澶淵謀歸宋財是分災也討罪謂  
諸侯無故相伐是罪人也霸者會諸侯共討之是討罪也三

者皆是相哀之  
法故并代引之以喪禮言死亡  
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

音遂疏注哀謂至含禭。釋曰諸經云亡者多是逃亡此  
也云哀謂親者服焉者據上文云哀邦國之憂則此亦據諸

侯邦國之內而言但天子諸侯絕傍期傍期已下無服若始

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亦有服今鄭云親者服焉疏者含禭

者鄭廣解哀義不專據天子諸侯之身也案士喪禮親者不

將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無歸含法鄭云親者服焉

據大功親以上直有服無含法若小功以下有含并有服也

若然此據大夫已下而說天子諸侯雖無服其含禭則有之

故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賈士喪禮君使人禭明天子諸侯

於臣子皆以荒禮哀凶札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曰歲  
有含禭也  
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  
不樂札讀為截謂疫厲。札如字又音截縣音玄  
人至疫厲。釋曰云荒人物有害者經云荒以為目下云凶  
札則荒中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人有害案司服云  
大札大荒則素服注云札疫病荒飢饉者彼不以荒為目以  
荒替凶處故彼注荒為飢饉不為物有害也曲禮曰以下案

彼注不祭肺則不殺也馳道不除為妨民取蔬食也皆自貶  
損若然君言不祭肺馬不食穀祭事不縣則大夫士亦然大  
夫言不食梁梁加穀士飲酒不樂則人君曰食黍稷稻粱亦  
貶於飲酒亦不樂君臣互見為義也云札讀為截謂疫厲  
者鄭讀從截絕之義故也春秋有天昏札  
以弔禮哀禍  
瘥是厲鬼為疫病之事故云謂疫厲也  
裁禍裁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  
上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  
疏注禍裁至之道  
為火干偽反下荀偃為同  
疏裁謂遭水火鄭知義然者  
以上下文驗之此禍災當水火二事為證也案莊十一年秋  
宋大水魯人使弔之傳例雨三日已上為淫廢焚孔子拜鄉  
人為火來者事見禮記雜記云亦相  
以禮禮哀圍敗  
弔之道者謂亦如魯莊公弔宋事也  
同盟者合會財貨以喪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  
宋裁故是其類。禮劉戶外反徐古外反更音庚下同喪息  
浪反漚。疏注同盟至其類。釋曰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  
善然反。疏為國敗正本多為圍敗謂其國見圍入而國被  
禍敗喪失財物則同盟之國會財貨歸之以便其所喪也  
必知禮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

軍禮之中故知此禮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故大行人云致  
禮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亦云若國師役則命犒禮之是其  
有財貨相補之驗故引左氏澶淵之會為證也案左氏傳為  
宋災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是以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  
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  
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澶淵  
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又云書曰某人某人九之也若然以  
既而無歸宋財引者此取本謀歸宋財一邊義無嫌也  
恤禮哀寇亂  
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  
疏注恤憂至為  
鄰國相憂者亦上云哀邦國之憂據諸侯為說故鄭以鄰國  
解之云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者案文公六年魯惠伯  
云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又成公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  
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據此文既言寇  
亂當據惠伯之言為義也而云哀之者  
以賓禮親邦國  
既不相損財物當遣使往諮問安而不已  
親請使之相親附  
疏注親謂至有八  
賓禮之別有八  
國故鄭還以使諸侯相親附解之即  
下文相朝聘之義是也賓禮之別有八  
者即下文八者皆以日聞之者是也  
春見曰朝夏見

曰宗秋見曰觀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

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觀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

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觀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觀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曰朝直還反注下不出者皆一疏注此六至則徧

同遞音弟徧音遍下同猶朝張遙反見是下於上稱見故者以諸侯見王為文也秋官大行人云春朝諸侯之等皆云朝云諸侯見王為文也秋官大行人云春朝諸侯之等皆云朝

觀諸侯是王下見諸侯為文故彼注云王見諸侯為文二者相對為文不同以彼是天子見諸侯之義故圖天下之事以比邦國之功皆據天子為主故以天子見諸侯為文此則諸侯依四時朝天子故以諸侯見天子為文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觀秋或遇冬者謂要服以內侯甸男采衛要之等云四時分來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

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觀之歲盡來觀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是其或朝春或宗夏或

其尊王觀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俱至者此鄭解其名也四方諸侯來朝觀天子豈有別意乎

明各舉一邊互見為義耳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者非謂時常服此解時之義也云王將有征討之事者諸侯既不順服

知有征討之事也云則既朝觀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者此司儀及觀禮所云為壇合諸侯是也云命事者謂

命以征討之事即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是九伐之法也云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此昭三年鄭子

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之者證時會之義但是霸者會盟諸侯非王者法引之者取一邊證為壇會盟之事同若然

當諸侯有不順王命者不來其順服者皆來朝觀天子一則顯其順服二則欲助天子征討故來也云既朝觀者若不當

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觀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觀於王廟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

廟也故鄭云既朝觀王為壇於國外也云殷猶眾也十二歲

則於國中春夏行朝觀於王廟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故鄭云既朝觀王為壇於國外也云殷猶眾也十二歲

則於國中春夏行朝觀於王廟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故鄭云既朝觀王為壇於國外也云殷猶眾也十二歲

則於國中春夏行朝觀於王廟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故鄭云既朝觀王為壇於國外也云殷猶眾也十二歲

則於國中春夏行朝觀於王廟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故鄭云既朝觀王為壇於國外也云殷猶眾也十二歲

則於國中春夏行朝觀於王廟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故鄭云既朝觀王為壇於國外也云殷猶眾也十二歲

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  
政焉鄭知十二歲者案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  
王無故則巡守王制及尚書所云者是也若王有故則此云  
殷見曰同及大行人云殷國是也云殷同者六服衆皆同來  
言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事一也鄭知為壇於國外者觀  
禮云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彙深四  
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注云四時朝觀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  
同也明知諸侯殷見亦為壇於國外若巡守至方嶽然云所  
命之政如王巡守者巡守命政則王制所云命典禮考禮命  
市納價之類又尚書所云歲二月東巡守已下修五禮五王  
及協時月正日之等皆是也云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  
徧者若四時服數來朝則當朝之歲大行人所云侯服年年  
朝甸服二年朝男服三年朝采服四年朝衛服五年朝要服  
六年朝各隨其年而朝若殷見曰同春則東方六服盡來夏  
則南方六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則北方六服盡來  
方六服盡來故云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矣

**殷覲曰視**

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  
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  
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覲他弔反一音他堯反竟音境

**疏**

注時聘至一年○釋曰此二經者是諸侯遣臣聘問天子之  
事鄭知時聘是無常期者以其與上文時見同言時則知此  
時聘亦無常期也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者上時是當方諸  
侯不順服其順服者當方盡朝無遣臣來之法其餘三方諸  
侯不來諸侯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故云  
天子有事乃聘之焉云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  
者瀆數也天子無事不敢數遣大夫聘問天子以是故有事  
乃遣大夫問也必知時聘遣大夫不使卿者以其經稱問案  
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此經云曰問明使大夫也云殷覲謂  
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者以其周法依大行人諸侯服數來  
朝則有一服朝之歲諸侯既不自朝明使卿來聘天子故稱  
殷衆也若殷見然云朝者少卿來則衆也云諸侯乃使卿  
以大禮衆聘焉者鄭知使卿以大禮者見聘禮大聘使卿此  
既諸侯使臣代已來明不得使大夫故知使卿以大禮衆聘  
焉使卿為大禮對使大夫為小禮也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  
十一年者鄭約大行人要服之內諸侯服數來朝一服朝當  
此三年以其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采服四年朝六年朝  
朝十年朝十二年朝從天子巡守是甸服於元年七年十一  
年無朝法是使卿殷覲也男服三年朝六年朝九年朝十二  
年從天子巡守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

大禮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之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衛服五年朝十年朝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也故知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

**同邦國** 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疏注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沈初宜反。疏注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沈初宜反。疏注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沈初宜反。

謂至有五。釋曰既云同邦國則使諸侯邦國和同故鄭云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使之和協不僭差僭差謂若禮記郊

特牲云宮縣白牡朱干設錫 **大師之禮用衆也** 義勇

**疏** 注用其義勇。釋曰云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出征之法用衆鄭云用其義

勇者論語云見義不為無勇也見義請見君有危難當致身授命以救君是見義而為故勇義兼言若朋友推刃是不義

而 **大均之禮恤衆也** 均其地政地守地 **疏** 注均其

釋曰此大均亦據邦國徧天下皆均之故云大均不患貧而患不均不均則民患故大均之禮所以憂恤其衆也鄭約地

官均人云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彼注云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衛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若然地

征者與下地守地職為目也此云之賦即彼注之稅一也此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

致有不均之車當合衆 **大田之禮簡衆也** 古者因田

以均之故在軍禮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 古者因田

車徒之數 **疏** 注古者至之數。釋曰此謂天子諸侯親自閱音悅 **疏** 四時田獵簡閱也謂閱其車徒之數也云古

者因田習兵者案書傳云戰者男子之事因蒐狩以閱之閱之者申之大司馬田法引論語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證因

田獵為習兵之事云閱其車徒者田獵之時 **大役之禮**

有車徒旗鼓甲兵之事故云閱其車徒也 **大役之禮**

**任衆也** 築宮邑所以 **疏** 注築宮至強弱。釋曰鄭知有

其戶是築宮也詩又云築城伊匹是築邑也其靈臺隄防之

等皆役民力鄭略之也云事民力強弱者論語云為力不同

科是事民力 **大封之禮合衆也** 正封疆溝塗之固所

之強弱也 **大封之禮合衆也** 以合聚其民。疆居

此大封當與下王大封則先者后土之大封同謂封建諸侯也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云故大封之禮在軍



以兵而正之則其民合聚故云大封之禮合眾也鄭兼言  
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為阻固則封人云為畿封  
而樹之也**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  
者是也

**疏**以嘉禮親萬民。釋曰餘四禮皆云邦國獨此云萬民  
者餘四禮萬民所行者少故舉邦國而言此嘉禮六者  
萬民所行者多故舉萬民其實上下通也。注嘉善至有太

釋曰云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為之制者案禮運云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嘉禮有飲食男女之筭皆是人心  
所善者故設禮節以裁制之即下經所云者皆是也

**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

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不別彼列  
反**疏**以飲至兄弟。釋曰此經云飲食亦尊卑通有下文

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注親者至然也。  
釋曰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

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  
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彼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假令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二  
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是其一世降一等云大

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者子孫雖有氏族不同皆繫之以正  
姓若魯姓姬子孫氏曰仲孫叔孫季孫之屬氏族雖異同是

姓姬故云繫之以姓而不別也云綴之以食而弗殊者謂繼  
別為大宗者與族人行食禮相連綴序以昭穆而不可殊異

也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以繫之以正姓雖氏族異昏姻不  
得通行也云周道然也者對殷道則不然以其殷道氏族異

則得昏姻也引之者證此經以飲食相親之事鄭注引文王  
世子據人君法引大傳據大夫士法則萬民亦有此飲食之

禮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親其恩成其性**疏**以昏  
也。釋曰此一節陳昏姻冠笄之事上句直言昏冠專據男

而言亦有姻笄故下句兼言男女也若然則昏姻之禮所以  
親男女使男女相親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子許嫁十五而笄

笄之禮所以成男女男二十而冠女二十而笄也。注親其恩成其性。  
亦二十而笄皆責之以成人之禮也。注親其恩成其性。

釋曰案昏義壻親迎御輪三周是壻親之親之也者使之親  
己是親其恩也云成其姓者冠義云禮始於冠既冠責以為

人父為火子為人臣之禮又內則云二十敦行孝弟是成其

禮也

禮也

禮也

性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王之故舊朋友為

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疏。賓以我友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疏。賓以

至朋友。釋曰：言以賓射之禮者謂若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五正是賓射之禮也。以此賓射之禮者謂行燕

飲之禮乃與之射。所以申歡樂之情。故云親故舊朋友也。射禮以大夫為賓主。案此云王以賓射之禮。既行燕飲之禮。明

知王亦立賓主也。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若據位為王以後亦有以臣為朋友不得云故舊。今云故舊朋

友。明據未為王時。案文王世子。周公攝成王與伯禽在學與學子同居。又王制有王太子是為世子。時共在學者也。云

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即所引秦誓。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天子有友諸侯之義。言此者欲見經云朋友亦含諸侯在

其中。案洛誥。周公謂成王云：孺子其朋。彼以成王以臣為朋友。則此朋友之中可以兼之矣。引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

之辟者。證諸侯為賓及王之故舊。皆在議限。與此經故舊朋相親之事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謂朝

聘者。疏。注賓客謂朝聘者。釋曰：此經饗燕並言殊食於上謂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享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屢升坐。無筭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此謂朝以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是親四方賓客也。以

脈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脈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

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脈。脈上忍反。膳音煩。疏。注脈膳至歸脈。釋曰：兄弟之國謂同姓

諸侯。若魯衛晉鄭之等。凡受祭肉者。受鬼神之佑。助故以脈膳賜之。是親之同福祿也。鄭摠云：脈膳社稷宗廟之肉。分而

言之。則脈是社稷之肉。膳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脈于社

不敬。注云：脈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脈。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脈。注云：膳祭肉。又案異義。左

氏說：脈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膳。以此言之。則宗廟之肉曰膳。社稷之肉曰脈。非鄭義耳。對文脈為社稷肉。膳

居俎上曰脈。熟居俎上曰膳。非鄭義耳。對文脈為社稷肉。膳為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

為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

為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

為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

鬻器之鬻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鬻也云兄弟有共  
先王者謂若魯與周同承文王鄭與周同承厲王如此之  
與周同立廟是共先王也云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  
與之稱是天子祭社使來歸朕引之證同姓有歸朕之事此  
反雖主兄弟之國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  
文雖同故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  
武使孔賜伯舅胙注云胙膳肉周禮以朕膳之禮親兄弟之  
國不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又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  
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  
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是二王後及異姓  
有大功者亦得朕膳之賜是以大行人直言歸朕以交諸侯  
之福不辨同姓異姓是亦容以賀慶之禮祝異姓之  
有非兄弟之國亦得朕膳也  
國異姓王昏  
**疏**以賀至之國。釋曰言賀慶者謂諸侯  
以物賀慶之可施及異姓之國所以親之也雖主異姓其同  
姓有賀慶可知故舉異姓包同姓也是以大行人云賀慶以  
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則兼同姓可知。注異姓至甥  
舅。釋曰若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之則女

之父曰昏婿之父曰姻言甥舅者嫁女與之  
則為甥王娶女來則為舅是昏姻之國也

**命正邦國之位**  
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  
**疏**以九儀

位。釋曰此一經與下文為揆目以其大宗伯掌五禮禮所  
以辨尊卑故以九儀之命正諸侯邦國之位使之不有僭差  
也。注每命至異數。釋曰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者  
下文從一命以至九命各云所受賜貴賤不同即此經以九  
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事義相成故云貴賤之位乃正正則不  
僭濫也引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者證每命異儀也

**壹命受職**  
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  
見命如宗下  
**疏**注始見至職事。釋曰云始見命為正吏  
士相見同者對府史胥徒非正吏以其府史胥徒皆  
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之命故以士得王命者為正吏也云  
謂列國之士者謂公侯伯為列國下云七命賜國則子男不得  
云列土封疆謂之諸侯亦據公侯伯七命賜國則子男不得  
為列國也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故鄭以列國之士解之也  
云於子男為大夫者典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也云王之下士  
亦一命者無正文直以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名又典命

大

大夫四命之下空文宜有三命二命一命故以王之下士一命解之若然典命不見王之士三命已下者以其四命已上言以義推之則士有三命已下也先鄭云受職治職事者設官分職止為治事故再命受服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以治職事解之也

**再命受服**  
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疏注鄭司至

弁服○釋曰先鄭云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者祭衣服雖不指斥服名以義推之先鄭云為上士則服爵弁服也言為上士者上一命先鄭雖不言王之中士下士同也玄謂此受玄冕之為上士則王之中士下士同玄冕此云再命受服明據服者以司服云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此云侯伯之大夫同玄冕也云列國之大夫再命者亦據典命而言也云卿大夫自再命而知云於子男為卿者亦據典命而言也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此亦據司服之文案王藻注云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則公侯伯子男卿絺冕大夫冕卿大夫同玄冕若無孤之國則公侯伯子男卿當絺冕矣鄭云玄冕士皆爵弁若然此注云於子男為卿卿當絺冕矣鄭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據司服之成文而言也云

王之中士亦再命者上文已差說云士則爵弁服者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若然司服不見爵弁者以其王吉服有九自公已下轉相如其爵弁於天子諸侯非吉所用故不言案士冠禮皆有爵弁服是士之助祭服故士以爵弁為正也案先鄭解此九儀皆先言王臣後鄭皆諸侯為首以王臣亦之者後鄭見上云正邦國之位故以諸侯為首後以王臣亦之得其理也

**三命受位**  
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臣亦之得其理也

**疏**  
注鄭司至三命○釋曰先鄭云受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案王制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夫之上大夫小國之下卿位當大夫之下大夫則諸侯之五大夫有上下案序官有中大夫下大夫則中大夫亦得名為上大夫矣故先鄭以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即典命大夫四命者是上大夫也後鄭不從者以侯伯子男名位不同侯伯猶同七命子男猶同五命况中大夫下大夫名位既同何嫌不得同命也是以典命唯見大夫四命是兼中下大夫故不從先鄭也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者諸侯之卿大夫皆得聘天子今於三命乃云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者以其再命已下卑雖得言天子不得言位於王為

并之則与俗說合即不与  
古合後鄭此注實為概  
釋

是以據列國之卿而言故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  
曰某土注引春秋晉士起亦據晉國之卿三命而於天子稱  
士與天子三命之士四命受器鄭司農云受祭器為上  
同稱士即為王臣也大夫亦四命  
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大夫具宜祭器不疏命。釋曰先  
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鄭云受祭器為上大夫上已破詁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  
器者受祭器為上大夫上已破詁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  
器者也者曲禮云大夫有田者先為祭服後為祭器則儀禮  
少牢用成牲皆是有地大夫則自得造祭器命云公之孤四  
命始得有祭器者但未四命已前有地大夫雖得造祭器祭  
器未具猶假之使足至四命即具有言始有祭器者據始得  
具祭器而言引禮運者證未四命已前祭器須假之意云王  
命者約典命文五命賜則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為子  
之下大夫亦四命賜之以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  
以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下大夫四命出封加  
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  
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疏注鄭司至制焉  
等識古有此制焉。以上時掌反疏釋曰先鄭云出為  
子男者司農據典命而言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者對下文  
七命賜國是成國此五命子男言則是未成國但成國之賦

有三若以出軍言之春秋襄公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謂據公五百里而言以其侯伯為次國二軍故也若以執圭  
為成國而言可及伯即下經七命賜國者是也若以千乘為  
成國言之唯公及侯以其伯二百里不得出千乘故鄭注論  
語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是也王之上下大夫四命出封加  
等五命亦是典命文云賜之百里二百里之地者大司徒職  
文云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者此據下文七命賜國而言也  
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者此舉後代以況義二十五成  
與夏殷五十里國亦與周時百里二百里之國同名則故云  
則方五十里云合今俗說子男之地者時有孟子張包周及  
何休等並不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以王制百里七十  
里五十里等為周法故鄭指此等人為俗說也云獨劉子駿  
等識古有此制焉者言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及杜子  
春等皆信別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周公大平制禮所定法  
故云識古有此制也引此諸文者  
證時有解則為五十里者故也  
六命賜官鄭司農云  
卿治一官也玄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  
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為君  
禱河既陳齊侯之罪而曰魯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  
官臣偃實先後之。先悉薦反下先時同後胡豆反  
疏

注鄭司至後之。釋曰先鄭云子男入為卿治一官此後鄭不從者案典命唯有出封加一等無入加之文則出有加入無加今以子男五命入加一等為王朝六命卿於理不可且見此上下文所言賜受者皆是自外之事今言賜官則是此六命之人使已有之今以賜官為賜當身治一官亦不可故後鄭皆不從也先鄭之義出加入亦加若毛君之義出加入減故晉詩云豈曰無衣六兮毛傳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是出加入減也後鄭不從者諸侯入為王卿大夫其尊如故以為榮何得入則減之乎指如鄭武公桓公並人為王之司徒詩人美之若減何美之有乎明入不減鄭君謙不敢必當七命之服故云六兮耳玄謂此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者案載師有小都大都大都謂三公王子母弟所食邑小都王之卿六命所食邑如此六命已上賜之官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此則大宰云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已下是三公王子母弟得立官如畿外諸侯但少一卿不足於諸侯而已言家邑雖與大夫家邑同名此則大都小都也知大夫稱家故言家邑以表大小都耳引春秋者證諸侯以臣為官故荀偃自於晉侯稱宮畿內諸侯臣亦稱官此經是也荀偃對河神故稱其君名

諸侯於外事皆稱會臣言先後者七命賜國王之卿六

先後謂左右謂荀偃左右晉侯也命出封加

一就侯伯之國疏注王之至之國。釋曰此後鄭先鄭

命出封加一等即七疏所云皆據典命而言以其王之卿六

命是侯伯之國者也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

農云一州之牧王疏注謂侯至八命。釋曰案曲禮云牧

之三公亦八命疏於外曰侯是牧本爵稱侯矣一州二

百一十國選賢侯為牧今鄭兼言伯者牧用侯伯不定其牧

若有賢侯則用侯若無賢侯則用伯可也故鄭兼言伯其牧

下二伯亦或用侯或用伯故詩蒹葭上責衛伯鄭云衛康叔之

封爵稱侯今日伯時為州伯是牧下二伯亦用侯也云加命

得專征伐於諸侯者案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並

命也云得專征伐者案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並

據州牧而言以其弓矢之賜州內有臣殺君子殺父不請於

天子得專征伐之先鄭云一州之牧牧養也即大宰一曰牧

以地得民是也云王之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

三公亦八命典命文九命作伯為二伯得征五侯九

伯者鄭司農云疏注上公至方伯。釋曰典命云王之

長諸侯為方伯疏公八命是上公矣今云九命明有功德

伯者鄭司農云疏注上公至方伯。釋曰典命云王之

長諸侯為方伯疏公八命是上公矣今云九命明有功德

司農注疏卷八

周禮疏卷八

加命為二伯也二伯之交出於曲禮案曲禮云五宮之長  
曰伯是職方鄭引公羊傳云自陝以東周公王之自陝以  
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云得征五侯九伯者僖公四年左  
氏傳云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  
夾輔周室賈服之等諸侯九州之伯若然與天子何殊而為  
夾輔乎故鄭以為五侯者九州有九牧牧即侯也言九伯者  
各得四侯半侯不可分故云九伯也此二伯其有違逆者九  
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九伯汝實征之也此二伯其有違  
半天下之事也先鄭云長諸侯為方伯者公羊傳云上無明  
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可及州牧并二伯故云方伯伯長也  
伯故云方伯伯長也注猶齊等也○釋曰此經與下為揆  
等邦國等也○疏曰注猶齊等也○釋曰此經與下為揆  
國為主也言等猶齊等者案禮記雜記贊大行云博三寸厚  
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其長短即玉人所云皆依命數是其  
圭法也既命諸侯常王執鎮圭○疏曰此鎮圭以四鎮之山為  
齊等之使不違法也○疏曰注鎮安至二寸○釋曰此鎮圭以  
琢飾圭長○疏曰注鎮安至二寸○釋曰此鎮圭以四鎮之山為  
尺有二寸○疏曰注鎮安至二寸○釋曰此鎮圭以四鎮之山為

就以朝日則餘祭祀亦執之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者以職  
方九州州有一大山以為其州之鎮此鎮圭亦所以安四方  
方也云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琢飾者以其諸侯圭皆以  
類為琢飾此字為四鎮之字明以四鎮之山為琢飾也無正  
文故云蓋以疑之四鎮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  
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云圭長尺二寸者案玉人云鎮  
圭尺有二寸天○公執珽圭○疏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  
子守之是也○疏曰公執珽圭○疏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  
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疏曰謂朝時案聘禮禮記及典瑞所  
桓為琢飾圭長九寸○疏曰謂朝時案聘禮禮記及典瑞所  
云者是已下皆據朝時也云公二王之後者案孝經援神契  
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是二王後稱公云及王  
之上公者典命上公之禮及此上之九命作伯皆是王之  
公也云雙植謂之桓者桓謂若屋之桓楹案檀弓云三家視  
桓楹彼注四植謂之桓者彼據柱之豎者而言桓若豎之則  
有四稜故云四植植即稜也此於圭上而言下二稜著圭不  
見唯上有二稜故以雙言之也云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  
也者以其宮室在上須得桓楹乃安若天子在上須諸侯衛  
守乃安故云安其上云桓圭蓋亦以桓為琢飾者以無正  
文故亦云蓋也云圭長九寸者案玉人云桓圭九寸公守之

是也。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

舒中，字皆為信。故此人身字亦誤。為信故鄭云聲之誤也。云

以人形解之。云文有麤縵耳者。縵細也。以其字為身躬，故鄭還

若欲其慎行以保身者，此則約上下圭為義。既以人身為飾，

義當慎行保身也。云圭皆七寸者，案玉人云：信圭躬圭七寸，

侯伯守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二玉蓋或以穀

為飾，或以蒲為球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疏

注：穀所至國也。釋曰：穀亦人二玉蓋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球飾者，此亦無正文故亦

言蓋以疑之言，或者非疑以其二玉用物不同，故云或耳。云

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者，據上文五命賜則是未成國也。以

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疏注：摯音至，本或作贊。

之至自致。釋曰：此亦與下為摯目。案下文有孤執皮帛而

此云以禽者，據羔已下以多為主也。案莊公傳：男贊大者，玉

帛小者，禽鳥尚書五玉亦云贊則玉亦是贊。此上下文玉為

瑞禽云摯者，此以相對為文。故王以下言瑞，天子受瑞於天

諸侯受瑞於天子，諸臣無此義，故以摯為文。鄭云摯之言至

執摯以自致，及得見主人，故以至解摯也。皆孤執皮帛，卿

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縹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雞，取其守介而

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球飾。文

疏注：信當至七寸。釋曰：舒中，字皆為信。故此人身字亦誤。為信故鄭云聲之誤也。云

以人形解之。云文有麤縵耳者。縵細也。以其字為身躬，故鄭還

若欲其慎行以保身者，此則約上下圭為義。既以人身為飾，

義當慎行保身也。云圭皆七寸者，案玉人云：信圭躬圭七寸，

侯伯守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二玉蓋或以穀

為飾，或以蒲為球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疏

注：穀所至國也。釋曰：穀亦人二玉蓋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球飾者，此亦無正文故亦

言蓋以疑之言，或者非疑以其二玉用物不同，故云或耳。云

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者，據上文五命賜則是未成國也。以

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疏注：摯音至，本或作贊。

之至自致。釋曰：此亦與下為摯目。案下文有孤執皮帛而

此云以禽者，據羔已下以多為主也。案莊公傳：男贊大者，玉

帛小者，禽鳥尚書五玉亦云贊則玉亦是贊。此上下文玉為

瑞禽云摯者，此以相對為文。故王以下言瑞，天子受瑞於天

諸侯受瑞於天子，諸臣無此義，故以摯為文。鄭云摯之言至

執摯以自致，及得見主人，故以至解摯也。皆孤執皮帛，卿

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縹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雞，取其守介而



侯之臣是以士相見卿大夫士所執亦與此同但飾有異耳  
鄭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者案聘禮束帛加璧又  
云束帛乘馬故知此帛亦束束者十端每端丈八尺皆兩端  
合卷摠為五匹故云束帛也言表以皮為之飾者凡以皮配  
物者皆手執帛以致命而皮設於地謂若小行人圭以馬璋  
以皮皮馬設於庭而圭璋特達以升堂致命也此言以皮為  
之飾者孤相見之時以皮設於庭手執束帛而授但皮與帛  
為飾耳云皮虎豹皮知者見禮記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  
猛且皮中之貴者勿過虎豹故知皮是虎豹皮也云帛如今  
璧色繒也者但玉有五色而言璧色繒蓋漢時有璧色繒故  
鄭舉以言之故云如今璧色繒其璧色繒未知名色之所定也  
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者凡羊與羔皆隨羣而不獨  
故卿亦象焉而不失其類也云鴈取其候時而行者其鴈以  
北方為居但隨陽南北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其大夫亦當隨  
君無背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者但雉性耿介不可  
生服其士執之亦當如雉耿介為君致死不失節操也云鷩  
取其不飛遷者庶人府史胥徒新升之時執鷩鷩即今之鴨  
是鷩既不飛遷執之者象庶人安土重遷也云雞取其守時  
而動者但工或為君與其巧作商或為君與販來去故執雞  
象其守時而動云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又

畫之者鄭意以經所執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同欲見飾之  
有異耳云自雉下執之無飾者欲見天子士諸侯士同皆無  
布飾以其士卑故不異又引士相見已下者欲以天子諸侯  
卿大夫飾摯者異明天子孤諸侯孤皮亦不同此約卿大夫  
以明孤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也云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  
以爵不以命數者但天子孤卿大夫四命上士三命士  
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但爵稱孤皆執皮帛爵  
稱卿皆執羔爵大夫皆執鴈爵稱士皆執雞庶人已下雖無  
命數及爵皆執鷩天子諸侯下皆同故云皆以爵不以命數  
也云凡摯無庭實者案士相見皆不見有庭實對享私覲私  
面之等有庭實故此言無也

**以禮天地四方**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  
璧秉圭是也。坐才卧反後神坐放此  
植音值又時疏注禮謂至是也。釋曰言作六器者此據  
力反又音豈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瑞對此文義爾  
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  
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為五  
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  
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

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裸同節  
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云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  
滕文彼以周公請天代武王死之說為三壇同墀又為壇於  
南方周公於前立焉告大王王季文王故植璧於三王之坐  
秉圭引之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

以玄璜禮北方此禮天以冬至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西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圓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璜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琮才宗反璋音章琥音虎璜音黃混

音倫本又作崑魯門反禮天以冬至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也者青圭已下有五天明此蒼璧禮天者是冬至祭

圖丘者案大司樂云以雷鼓雷鼗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

之圖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云禮地以夏至謂

神在崑崙者也者崑崙與昊天相對蒼璧禮昊天明黃琮禮

崑崙大地可知故大司樂云以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

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是也故鄭彼云天神則主

北辰地示則主崑崙是即與此同也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

精之帝者此已下皆據月令四時迎氣皆在四立之日故以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

令四時十二月皆陳人帝人神彼止為告朔於明堂及四時

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堂告五人帝告五人神配以文

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

至秋摠享五帝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

在四郊還至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

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為配也言蒼精赤

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  
文耀鉤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即  
璧圓已下是象其類也案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  
璜肉好若一謂之環是璧圓也云琮八方象地者天圓以對  
地方地有四方是八方也云圭銳象春物初生者雜記贊大  
行云圭刻上左右各寸半是圭銳也云半圭曰璋者案典瑞  
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兩圭半四圭又云圭

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邱射以祀山川是璋又  
 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公羊傳亦云寶者何璋判白亦半圭  
 曰璋云象萬物半死者夏時薺麥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嚴  
 者謂以玉為琥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云半璧曰璜者逸  
 禮記文似半圭曰璜也云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列  
 宿為天文草木為地又冬時草木枯落唯天上列宿仍在故  
 云唯天半見故用半璧曰璜也此六玉所用則上璧下琮案  
 覲禮加方明東方圭南方璜西方琥北方瑤與此同唯上圭  
 下璧與此違者鄭彼注云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  
 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彼上下之神是日月故  
 陳玉與此不同也此經神不見中央含樞紐者此四時迎氣  
 皆在四郊小宗伯云此經神不見中央含樞紐者此四時迎氣  
 是也易云天玄而地黃今地用黃琮依地也皆在四郊南郊  
 色而天用玄者蒼玄皆是天色故用蒼也皆在四郊南郊  
 皆有牲幣各  
 放其器之色  
 幣以從爵若人飲酒一疏皆有其至之色。釋曰言皆則上  
 六玉所禮者皆有牲與幣也言各放其器之色則上蒼璧等  
 六器所有牲幣各放此幣之色。注幣以至酬幣。釋曰知  
 幣是從爵非禮神者若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神幣與玉俱  
 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

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  
 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  
 之幣則獻尸後酬尸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  
 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鄭司農云陰德謂男

然者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為制其中令民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泆令無失德情性隱而不露  
 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  
 嗇故以和樂防之樂所以滌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一說  
 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則以和樂防  
 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見於外故謂  
 之陽德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故曰以  
 諧萬民以致百物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  
 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炎故食動  
 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  
 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  
 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類。為制于偽反其  
 中丁仲反又如字令力呈反下同淫泆如字本亦作泆滌徒  
 歷反邪似嗟反道人音導悍尸幹反劉音旱賦音胡板反徒

疏 注鄭司至其類。釋曰天產地產與陰德陽德無正文

者以其天產地產相對產生也天生謂陰陽配合而生不由

人之營造當是六性地生謂由人營種即植物九穀之屬是

也故天產地產皆不從先鄭也其陰德陽德後鄭又不從先

鄭者但言德者謂在身為德今先鄭以陽德為分地利以致

富以言外解之與陰德為不露見自相違即知陰德為男女

之情亦非故後鄭皆據人身陰陽之氣解之先鄭一說地產

謂土地之性此說地產與天產天性而自然何異故後鄭亦

不從也先鄭又云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者取下文釋此

也立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者馬牛羊豕犬雞並自然

陰陽配合而生故謂之天產然萬物蠢動者皆自然配合獨

言六牲者但以此經云以天產作陰德據人所膳食作動身

中陰德故據六牲而言也云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者九

穀並是人所種植故云植物然草木皆地產今獨言九穀亦

據此經云作陽德謂食之作動人身中陽德故據九穀而言

也云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

動者以其陰主消物是虛純虛則劣動物是陽故須食動物

六牲作之使動也云過則傷性則奢秦備濫故制中禮以防之禮言中

過大過則傷性傷性則奢秦備濫故制中禮以防之禮言中

者凡人奢則僭上儉則逼下禮所以制中使不奢不逼故以

禮為中也云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殖物  
作之使靜者案禮記玉藻云顛實陽休是陽主盈滿故云陽  
氣盈純之則躁者陽氣主動不兼陰氣純之則躁故食殖物  
作之使靜知植物為陰者見聘禮致饗餼醢在碑東醢在碑  
西醢是穀之所為是穀物為陽之義也而此云植物陰者此  
以動植相對故動為陽植為陰彼以醢醢相對故醢為陽醢  
為陰也云過則傷性者謂太靜為傷性樂為陽故制和樂以  
節之陽氣盈案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故樂能損盈陰  
氣虛樂記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故禮能濟虛云如是然後  
陰陽平情性和者謂陰氣虛濟之使盈陽氣盈損之使虛故  
云陰陽平情性和也云而能育其類者即下文合天地之化

已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

是以謂萬民以致百物 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

曰產。種 疏 以禮至百物。釋曰上文云中禮和樂是禮  
章勇反 樂教世法故此經以禮樂並行以教使之得  
所萬物感化則能合天地之化謂能生非類也又能生其種  
故云百物之產又以禮樂事鬼神則尚書云祖考來格之等

是也云以諧萬民者則尚書云庶尹允諧是也云以致百物者則尚書云百獸率舞之等是也。注禮濟至曰產。釋曰禮濟虛樂損盈此樂記所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者是禮濟虛進謂濟益是禮當濟益其虛使之實滿又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者是樂損盈反謂自抑止是樂當自抑止使盈而不放溢也云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者言並行謂禮樂並行以教世則天地之間使不盈不虛折中得所則四者乃得其和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共為一以事鬼神為二以諧萬民為三以致百物為四也知化產共為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為一也云能生非類曰化者凡言變化者變也相將先變後化故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鄭云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又與鳩化為鷹之等皆謂身在而心化若田鼠化為鴽雀雉化為蛤蜊之等皆據身亦化故云能生非類曰化也易云乾道變化亦是先變後化變化相將之義也云生其種曰產者卵生胎生及萬物草木但如本者皆自產也。凡祀大神

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眠滌濯泣

玉鬯省牲饗奉玉盞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

王之六禮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滌之祭又奉之饗烹牲

器也大號大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為祝辭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玉羣臣禮為小禮故書滌作立鄭

司農讀為滌滌視也。省本又作書同息井反後省牲饗皆同饗戶郭反盞音咨下同詔相息亮反注下同後詔相皆放

此概古愛反本或疏凡祀至大禮。釋曰此亦法三才故作概亨普庚反。享大鬼在甚。帥執事而卜日者謂

祭三者鬼神之時祭前十日且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於祭者共卜取吉日乃齊云宿眠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

器看潔淨以否云滌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鬱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鬱宗廟雖無禮神之玉仍有主壇壇

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牲饗者當省視烹牲之饗云奉玉盞者此王還是上文所位者

盞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篋但盞與上鬯互見為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

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為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王之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注執事至視也。釋曰案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卜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

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掌祭事  
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  
事故摠諸有事於祭者也云滌濯既祭器也者此滌濯止是  
蕩滌以少牢有概祭器故據而言之概即拭也云玉禮神之  
玉也者即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  
禮神置於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盥注云玉盥玉敦盛黍  
稷與此注玉為禮神之玉齋即非玉敦所飾注不同者彼九  
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盥不得別解  
故為王敦此據天地為主有禮神王故與盥別釋也大宰云  
祝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玉至而授之彼所  
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崑崙故不同云如滌之祭又奉  
之者鄭據上云滌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  
玉故云祭又奉之云鑊亨牲器也者案特牲少牢鑊即鑊在  
廟門之外東壁也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謂若大祝云辨六號  
一曰神號二曰而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盞號六曰幣  
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者經云詔  
大號大祝是事神之人又辨六號故知所詔是詔大祝為祝  
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云羣臣禮為小禮者則小宗伯小  
祝行者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事○與音預下同

**疏**注王有至祭事○釋曰攝訓為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  
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之  
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  
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

**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 薦徹豆

之**疏**凡大至邊徹○釋曰天地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  
與此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  
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邊  
徹者鄭云薦徹豆邊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為之凡  
祭祀皆先薦後徹

**大賓客** 則攝而載果 載果為也果讀  
賓客以尊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鄭  
司農云王不親為主○果音裸又古亂反出注小宗伯職放  
此**疏**大賓至載果○釋曰此大賓客對文則賓客異散文  
則通故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為

諸侯通也大行人云大賓為五等諸侯大客即謂其臣是賓  
容異也案大行人云王公之禮再裸而酢此再裸者有后裸  
則亦攝為之內宰贊之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此皆  
無后裸王不親酌則皆使大宰宗伯攝而為之○注載為至

為主。釋曰：知代王裸賓客，以鬱者見鬱人宗廟及賓客，皆以鬱實葬而陳之，即大行人所云裸與此裸，皆用鬱也。云君無酌，臣之禮者，見燕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為賓宰，夫為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攝酌，獻耳。拜送則王者以其言代君亦不酌，臣也。云言為者，攝酌，飲酒燕禮大射，賓主獻酢皆拜而為裸，即是直裸，不拜案鄉飲酒燕禮大射，賓主獻酢皆拜送其送，是王自為之，以其恭敬之事，不可使人故也。引司朝農在下者，不親為主，即君不酌，臣義合，故引之在下也。朝

觀會同則為上相，十八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

如之。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

位而哭之，禮曰擯。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疏朝觀至如

朝觀會同，即兼四時朝觀。云則為上相者，此則大行人云上

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是也。云大喪亦如之

者，后及世子喪，王為此主，哭及拜賓，則宗伯亦為上相也。云

哭諸侯亦如之者，謂諸侯薨於本國，赴告天子，天子為位，哭

之，大宗伯亦為上相，與王為擯耳。注相詔至紼衣。釋曰：云相詔王禮也者，經三事為相，皆是詔告王禮也。云出接賓

曰擯者，據大行人云擯者五人，四人而言也。云入詔禮

曰相者，此據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是入廟詔

禮曰相，此對文義爾。通而言之，出入皆稱擯也。云相者五人

卿為上擯者，依大行人據上公而言，此大宗伯為上擯，若大

朝觀則肆師為承擯，四時來朝，小行人為承擯，案觀禮，魯夫

為末擯，若待子男，則三人足矣。若侯伯四人者，加一士上公

五人者，加二士，今鄭云相者五人，卿為上擯，據此大宗伯是

卿，故指此上擯而言也。云大喪，王及后世子也者，以其與王

為上相，或嗣王則大喪中兼王喪也。云哭諸侯者，謂薨於國

喪所相，或嗣王則大喪中兼王喪也。云哭諸侯者，謂薨於國

為位而哭之者，若來朝薨於王國，則王為之，總麻不應直哭之而已。故引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紼衣。案彼注云：麻不加於采，經衍字，以其遙哭諸侯，著爵弁紼衣而已。不合加麻，經於紼衣爵弁之上也。王命諸侯則儻，儻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儻者進當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畧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假音格，至也。依於豈反，鄉許亮反。策初革反。疏注：儻祭焉。釋曰：云儻進之也者，以命諸侯，故知儻謂進使前以受策也。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者，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

之則祭統十倫之義五曰見爵賞之施焉故祭之日一獻君  
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再拜受書以歸又云古者於  
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者諸侯命臣必於祭時若天子命臣  
不要在祭時欲命臣當時為祭以命之故洛誥成王命周公  
後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策逸視策惟  
告周公其後注云告神周公宜立後謂封伯禽是非時而特  
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云立依前南鄉者此案司几筵云  
大朝觀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有鄉是立  
依前南鄉之事也云賓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  
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者史由王右以策命  
之者此案觀禮天子使公與史就館賜侯氏命服時史由公  
右執策命之又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  
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天  
子無降立之事其餘則同命諸侯之史當王右以策命之云  
降再拜稽首登受以出約僖二十八年王命晉侯之事案彼  
傳云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當時晉侯降再拜  
稽首登受策以出據彼文也云此其略也者但命諸侯其時  
威儀更有委曲今所言不載故云略也云諸侯爵祿其臣則  
於祭焉者祭統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  
所云者是也

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  
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疏  
注故謂至四瀆釋曰此旅是祈禱之名是以知是凶哉凶  
謂年穀不熟裁謂水火也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  
如祀之備者但祈謂祈請求福得福乃祠賽之祠賽則備而  
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備也云上帝五帝也者案禮器  
云祀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風雨寒暑非一帝之所能為此  
祈請亦是求風雨寒暑時非一帝故知是五帝也鄭司農云  
四望日月星海後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文又山川稱望故  
尚書云望秩于山川是也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知者祭  
山川既稱望案大司樂有四鎮五嶽崩四瀆又與五嶽相配  
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  
而為壇遙祭之

###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后土土神也疏

注后土至食者釋曰大封謂若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  
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為采  
邑者為小封云則先告后土者封是土地之事故先以禮告  
后土神然後封之也注云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言后土有  
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勾芒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  
官也黎為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



天而履后土彼為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若句龍生為后土  
官死配社即以社為后土其實社是五土摠神非后土但以  
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為后土耳此注本無言后土社寫  
者見孝經及諸文注多言社后土因寫此云后土社故鄭答  
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為社王大封先告后土云后土  
土神不言后土社也鄭又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為社  
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為土官後轉為社世人謂為后土  
無可怪此中后土不得為社者聖人大平制禮豈得以世人  
之言著大典明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土神不得為社也  
為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鄉邑謂  
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頒音班疏注頒讀至采  
頒讀為班者鄭於周禮所有頒皆讀為班班讀布也云班其  
所當祀及其禮者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既班其祀明亦班  
禮與之故連言禮也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  
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亦與  
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只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皆大牢之  
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之獻亦大牢也云都家之  
鄉邑謂王子弟以下者鄭恐經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  
鄉邑故以明之謂都家之內鄉邑耳其都家之內鄉邑未必

一如六鄉六遂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為里以上  
以相統領故一成之內得有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發  
兵及出稅之法即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疎分於大  
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地言及公卿大夫采地者謂若載師  
職公大都鄉小  
都大夫家邑也

二月二十五日讀此卷

附釋首周禮注疏卷第十八

志臨園氏  
何向誌

周禮注疏卷十八按勘記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都陽縣候補知州周澍其

周禮注疏卷十八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八

大宗伯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釋文地示音祇本或作祇按經作示注作祇通書準此

以佐王建保邦國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佐王本或作左按葉鈔本作木或作佐則陸本正作左也○按

依說文左者正字佐者今俗字

目吉禮於上

余本闕監毛本同嘉靖本目作自者誤也

吉禮之別十有二

毛本二誤三○按注詳言此者以證其卷首注所云其別三十有六也

以禋燎祀司中司命

釋文禋本亦作禋按羊人注作禋燎說文木部云禋積火燎之也从木从火西

聲周禮以禋燎祠司中司命又禋柴祭天神或從示然則此經禋字當以從木從火為正禋者禋之訛體禋者禋之或字

云三祀皆積柴實牲至焉按至為體之訛閩監毛本改作玉誤

鄭義大陽不變惠棟云依詩正義大陽當作天陽

是土十為木八妻惠棟云三統麻曰木以天三為土十壯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此當云土十為木三妻八與十皆地數不得為耦也

則北官好與南官好陽閩監毛本與改煥浦鏜云官誤臣非也古云天官猶云官舍作

臣非

五星左旋為緯浦鏜云右誤左

大微宮有五帝座星 惠按本座作坐

其名汁光紀閩本同監毛本汁作叶

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惠按本同閩監毛本常誤帝浦鏜云巨疑距字誤

紫之言中

浦鏜云當作紫之言此宮之言中脫四字

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此鄭注文耀鈞也上引文耀鈞可證因文承爾雅之下而

或云鄭有爾雅注誤讀此疏矣

又名大一常居惠按本同閩監毛本常居作帝君

歐陽說曰欽若昊天按此下當脫春日昊天四字

直是人逐四時五禘之浦鏜云五疑互字訛

鄭君則以北星也按北為此之誤

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浦鏜云禮記疏作郊祭天並祭日

依虞書禋于六宗禮惠按本作虞喜○按喜誤

張融許從鄭君惠按本許作評此誤

以禴稌祭四方百物說文刀部云副判也从刀冫聲周禮曰副稌祭又禴籀文副按鄭司農從故書作禴鄭君蓋從今書作禴

故書祀作禴釋文作為禴九經古義云小祀保郊禴于社杜子春讀禴為祀說文云祀或從異作禴

禴為罷禮說云西京賦置互擺牲古文擺作罷

不見四寶者釋文四寶音獨本亦作瀆。按寶者瀆字之假借也

禴禴牲胷也毛本胷作胸

謂禴攘及蜡祭余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嘉靖本惠校本攘作臘余本載音義作攘

入蜡以記四方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記作祀疏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

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閩監毛本柱誤社

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閩本同監毛本無誤為

云不見四寶者四寶五嶽之匹閩監毛本寶改瀆

宗祝亦執勺以先之惠校本同閩監毛本勺誤爵

是其順性之含藏也惠校本作順其此誤倒

率五年而再殷祭余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無率字按釋文大書率五二字為音是陸本有率字

釋曰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是賈本無率字也

以玉爵酌體齊以獻尸浦鐘云體誤體

如向所說具先灌訖其惠校本同閩監毛本如誤知其說

次言獻是朝踐節盧文昭云當從通考重一獻字

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惠校本同閩監毛本矣改耳

僖三十三年薨惠校本僖上有以字此脫

則知僖公宣公二年春有禘可知 浦鑑云三誤二

天神言煙 閩監毛本煙改禋非此從注讀禋之言煙下煙血同

大夫不食梁 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閩本梁作梁當據正疏中同監毛本疏中作梁

札讀為截謂疫厲 余本閩監本同毛本厲改厲宋本嘉靖本重截字與賈疏本同○按札者古文

假借字也故注易其字作截截者斷也至字林乃有死字从歹心聲

截謂疫厲者 閩監毛本厲改厲

廡焚 惠按本作廡焚疏同

此禍災當水火二事為證也 惠按本水火下有故引永火四字此脫

以禴禮哀圍敗 唐石經諸本同釋曰此經本不定馬融以為國敗正木多為圍敗

同盟者合會財貨 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合會作會合與賈疏本同

在內為軌 惠按本軌作先

親謂之相親附 嘉靖本謂作者蓋非

欲其若不期而俱至 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俱作偶按賈疏引注亦作俱

非謂時常月 按疑當作謂非常時月

云王將有征討之事者 閩本同監毛本討改伐

同謂威其不協 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協作協

朱干設錫之類 閩監毛本錫誤錫設毛本誤設

是不義而勇 惠按本下有也

大田之禮簡眾也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闕眾音悅按釋曰簡闕也此或音注闕其車徒之數而誤涉經

其民庶不得合聚

閩本剗改其為則監毛本承之

今以兵而正之

閩監毛本而改往

以昏冠之禮

余本嘉靖本同唐石經閩監毛本昏作昏曉同者按昏字依說文从氏省為正其云一日民聲者按人所增竄也

若據位為王已後

惠按本位上有即此朕

鄭摠云朕膳

惠按本閩本同監毛本云誤名

王使人異往以物賀慶之

異字誤閩本改夫監毛本人異改大夫

使之不有僭差也

惠按本作僭濫

列土封疆謂之諸侯

閩監本同毛本土作土浦鏜云土誤士非也按釋曰云謂列國之士

者謂公侯伯為列國故引孝經注列土謂之諸侯證之當從毛本作土此本閩監本作土誤也

則爵弁服

諸本同浦鏜云則上脫士字按釋曰云士則爵弁服者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

弁以助祭也此賈疏本有士字之明證

雖得言天子不得言位于王朝

閩監毛本作聘天子此作言誤于當為於

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以上為成國

臧禮堂云

春秋襄十四年正義引此注云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者方四百里以上為成國今本二百里下脫三百里三字四百里作三百里誤甚當據此訂正按正義又云如鄭之言成國者唯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為成國也考大司徒職公地五百里侯地四百里伯地三百里故鄭云方四百里以上據公侯言之

以其伯二百里

浦鏜云三誤二

其尊如故

閩本剗改如字作加監毛本承其誤

此後鄭先鄭所云

惠按本同閩監毛本改作先鄭後鄭

加一命為二伯也

閩監毛本一誤二

賈服之等諸侯九州之伯

閩本上之字刻擠作云五二字監毛本承之誤甚○按閩

監毛本是也

有此王之鎮圭

補毛本有此作此有

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

嘉靖本瑑作琢下同釋文為瑑直轉反

王晉大圭

閩監毛本晉改晉

文有麤縟耳

嘉靖本閩本同余本監毛本麤作麤疏同按釋文作麤○按从三鹿者正字也麤者俗字

也

蓋皆象以人形象致飾者

浦鏗云為瑑誤象致

二玉蓋或以穀為飾

段玉裁云為下脫瑑字

以禽作六摯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六摯本或作贄按廣韻六至下引以禽作六贄云本亦作摯

雉取其守介而死

釋文守介音界或作分扶問反按雉介鳥或作分非

謂臣無此義

補監毛本謂作諸

文兼諸侯之臣

浦鏗云文當亦字訛或改作又

手執束帛而授

惠按本下有之此脫

故鄭舉以言之

漢制考以作而

其大夫亦當隨君無背

閩毛本同此本及監本背誤皆今訂正

爵大夫皆執鴈

惠按本爵下有稱

故植璧於三王之坐秉桓圭

補毛本桓作植

靈威仰之等而說也

浦鏗云而說字疑衍○按而說二字直跟上文皆據二字句太長故

鐘惑之耳

云象萬物半死者

惠按本作夏物此誤

以其神幣

惠按本神上有禮

所以滌蕩邪穢

釋文作蕩滌今本誤倒

饌烹牲器也

余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賈疏嘉靖本烹皆作亨當據正烹俗亨字

羣臣禮為小禮

漢讀攷云羣臣乃羣神之誤對大神大鬼大祇言也小宗伯注云小禮羣神之禮亦可證賈疏依誤立說不可從

前期卜日

浦鏗云十誤卜

此滌濯止是蕩滌以少牢有既祭器

閩本上句同監毛本止誤此閩監毛

本既誤概

三者執以從王

浦鏗云王誤玉下授王同

二曰示號三曰鬼號

浦鏗云今經文示鬼字互易

王公之禮

浦鏗云上誤王

爵弁經紕衣

釋文作純衣

云大喪王及后世子也者

惠按本作王后及世子此誤

則是王后及世子矣

惠按本作明是此誤

發爵賜服順陽義者

浦鏗云也誤者惠按本誤皆

當時為祭以命之

監毛本同誤也閩本時作特當據正

以親疎分於大都小都家邑

惠按本閩本同此本於誤殷監毛本改為今訂正



周禮注疏卷十八技勘記終

南昌袁泰開技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九

禮記注疏卷第十九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疏宗小  
 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位疏宗  
 至宗廟○釋曰建立也言立邦之神位者從內向外故據國  
 中神位而言對下經在四郊等為外神也言右社稷左宗廟  
 者案匠人亦云左宗廟右社稷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  
 次耳案禮記祭義注云周尚左又案桓公二年取郟大鼎納  
 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若  
 然周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此  
 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為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  
 於社祭義注周尚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衮  
 冕先公鷩冕亦貴於社稷故云周尚左各有所對故注不同  
 也○注庫門至即立釋曰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後鄭義以雉  
 門為中門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也先鄭云  
 古者立位同字者是古者假借字同也云古文春秋者藝文

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  
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故稱古文  
兆五帝於

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兆為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

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

黑曰汁光紀顛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

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國民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

四鎮四竇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兆日於

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

郊○仰如字劉五郎反燹必消反樞昌朱反紐女久反拒居禹

反沈又音巨汁疏兆五至如之○釋曰自此以下云外禘

音吐劉子集反疏從尊至卑故先云五帝此不云大帝者

此文上下唯論在四郊以對國中右社稷左宗廟其大帝與

岷嶠自相對而在四郊之內有自然之圖丘及澤中之方丘

以其不在四郊故不言也○注兆為至北郊○釋曰云兆為

壇之營域者案封人云社稷之壇謂壇土為之即此壇之營

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云五帝蒼曰靈威仰

之等此於大宗伯釋詁但彼據禮神五幣而言此據壇域處

所而說故兩處各言之也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者案上注

司農以為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云道氣出入與上注

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注有異若然云道氣出入則非日月

星海謂五嶽之等也故後鄭就足之還為五嶽之屬解之先

鄭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國民咸祀之者案史記云九

皇氏沒六十四國民興六十四國民沒三皇興彼雖無三皇五帝

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并祭五帝三玉可知後鄭不從  
者以其兆五帝已下皆據外神大昊句芒等配祭而已今輒  
特祭人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是以取五嶽之屬易之也  
後鄭注云四類日月星辰者以其言類明以氣類而為位以  
祭之故知是日月之等知兆日於東郊者案祭義云大明生  
於東故觀禮亦云拜日於東郊至藻又云朝日於東門之外  
也又知兆月於西郊者月生於西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其  
五行金為暘土為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故  
風亦於西郊也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其南方盛陽之  
方司中司命又是陽故司中司命在南郊也云兆雨師於北  
郊者以其雨是水宜在水位故知雨師在北郊天子四望諸  
侯三望境內山川案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三  
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  
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  
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  
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云望於山川則

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若然尚書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竇者以其下云兆山川丘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兆山川丘陵

墳衍各因其方疏兆山至其方。釋曰案大

林澤原隰亦順所。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疏用等

可知故略不言也。尊卑之差鄭司農云。五禮吉凶軍賓嘉。

上大夫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其器謂若少

牢四敬特牲二敦士二豆三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

俎天子八豆九俎其餘尊罍爵勺及饗食之等各依辨廟

尊卑之差先鄭云五禮吉凶賓軍嘉者大宗伯職文辨廟

禘之昭穆。禘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疏辨廟禘

釋曰案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

廟而三士一廟案祭法適士二廟王制不言之者取自上而

下降殺以兩故略而不言二廟者故此摠云廟禘之昭穆諸

侯無二禘謂始封太祖廟為禘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禘是

太祖為禘也。注禘遷至曰穆。釋曰案祭法注禘之言超

超然上去意以其遠廟為禘故云上去意也周以文武為二

禘文王第稱穆武王第稱昭當文武後穆之木主人文王禘

昭之木主人武王禘故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禘也云自始祖

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五服王及公卿。疏辨

至之禁。釋曰云吉凶之五服者皆據人數而云五也又云

車旗宮室之禁者謂若典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

九以七以五為節言禁令者謂五服及車旗宮室皆不得上

僭下逼當各依品命為法。注五服至之服。釋曰案尚書

五服五章木鄭注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云予欲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

人爲五也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  
子掌其政令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曰  
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疏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  
役守之事。適丁歷反。總麻重服者則親輕服者則疏也。云正室皆謂之門子者。還  
中則兼九族矣。云辨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  
總麻重服之內。但是適子。正體主皆是正室。亦謂之門子。○注  
據九族之內。但是適子。釋曰。云三族謂父子孫者。此據已上親父下  
三族至之事。○釋曰。云三族謂父子孫者。此據已上親父下  
親孫是父子孫。此即親祖以子親孫。則五也。云以三爲五者。謂此父  
子孫之。三以父親祖。以子親親。以孫親孫。則五也。云以三爲五者。謂此父  
祖親曾高以孫親曾玄。即是。以五爲九也。若然。不言以五爲  
七。乃云以五爲九者。齊衰三月。章云爲曾祖。鄭注云。服之數  
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  
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以此而言。曾  
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以此而言。曾  
祖高祖服同。齊衰三月。則爲曾孫。玄孫服同。總麻三月。以尊  
甲服同。故經云。以五爲九。不須言以五爲七也。云政令。役守  
之事者。案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若有甲兵之事。致於大子。

惟所用之。是其役事案官伯職云。掌士庶子。又有入次。  
入舍宿衛之事。是其守之事。故摠云。政令。役守之事也。  
**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  
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疏至奉  
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毛六戚如字。劉莫報反。  
之。○釋曰。言辨其名物者。若六牲皆有名。若馬牛羊豕犬雞  
物色也。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騂之等。云頒之于五官者。六卿  
應言六官。而云五官者。以其天官貳王治事。尊而不使奉牲。故  
五官也。云使共奉之者。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且在廟門之  
前。頒與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牽入廟。即祭義所云。卿大夫贊  
幣而從之。彼雖諸侯。法可況天子也。○注。毛擇至主豕。○釋  
曰。先鄭云。司徒奉牛。已下皆案職知之。若大司徒有牛。人即  
云。奉牛。牲。宗伯職有雞。人即云。供雞。牲。司馬職有羊。人校人  
掌馬。即云。共羊。牲。奉馬。牲。司寇職有犬。人即云。奉犬。牲。是以  
先鄭依而用焉。唯司空職亡。先鄭知主豕者。五行傳聽之不  
聽。則有豕。禍是豕屬北方。  
司空冬官。故奉豕牲也。

**使六官之人共奉之。**  
稷。讀爲。黍。六。案。謂。六。穀。黍。  
稷。稻。梁。麥。苽。○苽音孤。  
**辨六盞之名物與其用。**  
使六官之人共奉之。稷。讀爲。黍。六。案。謂。六。穀。黍。  
稷。稻。梁。麥。苽。○苽音孤。

辨六至奉之。釋曰：六穀云名物者，謂六穀各有名，其色異。故云名物也。云與其用者，六穀所用若六牲，六彝所用不同。故須辨之。云使六官之人共奉之者，黍稷簠簋是婦人所奉之事，故使六官之人奉之。六官之人，謂若世婦、職、女官之宿戒者也。注：盥讀至麥，其蓋字從皿，以齊為聲。爾雅釋草：桑稷也。桑字從米，以次為聲。其蓋字從皿，以齊為聲。從皿不約，食醫和王六食云黍稷稻粱麥苽而。辨六彝之

**名物以待果將**

六彝雞彝鳥彝，犀彝黃彝，虎彝，雉彝。果讀為裸。○釋曰：上二經皆云使共奉之，此

又盧疏。注六彝至為裸。○釋曰：上二經皆云使共奉之，此水反。疏及下經不云使共奉之，而云以待文，不同者，上二者官眾，故云使共奉。此及下文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又是春官當司所生，故直云以待也。裸言將者，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與尸及賓，故云將。六彝之名，出司尊彝也。云果辨讀為裸者，諸文皆云裸，故讀從之。其實裸更讀為灌。辨

**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待者有事則給之。鄭司農云：六尊，獻

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疏：辨六至賓客。○釋曰：案獻

彝六尊不見為賓客。陳六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禮四時所用。唯在外野饗不用祭祀之尊。故春秋左傳云：犧象不出門也。若然，案鬱人云：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則上六彝亦為祭祀賓客而辨之。而不言祭祀賓客者，舉下以明上，故略而不言。○注：待者至山尊。○釋曰：云待者有事則給之者，所須則祭祀賓客是也。上經六彝亦云以待鄭不言者，上經不言祭祀賓客先鄭亦略而不言。亦就此以待祭祀賓客而解之。先鄭解六尊亦據司尊彝而言也。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

王以賞賜有功者。疏

掌衣至賞賜。○釋曰：衣服謂若司服、衮、冕以下，唯有大裘不後祭，天亦不得用。大裘也。云車旗者，謂若巾、車、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及夏篆已下，亦得依所乘者賜之。唯玉、路不得賜與。大裘同是以魯用殷之大路也。○注：王以至以庸。○掌四

**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疏

注：序事至之時。○釋曰：云序事卜日省牲之事，次序之時。掌四時祭祀之事，序謂次第先後，故取上大宗伯凡祀大神

享大鬼祭大祗帥執事而卜日已下之事下亦有省牲已下故取以証序事唯饗爨之言出於特牲即大宗伯云牲饗一也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

君卜疏若國至詔號釋曰此國大貞則大卜所云凡國

大封疏大貞卜大遷之等視高作龜者是也注號神至

大封釋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案大祝有神號幣號又

案下天府賦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鄭云問事之正

日貞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

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

也先鄭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大祭祀省牲眠滌

大卜交不言大遷者引文略也大封

濯祭之日逆盥省饗告時于玉告備于玉逆盥

受饗人之盛以入省饗視亨腥孰時薦陳之晚疏大祭至

早備謂饗具饗昌志反亨普庚反劉普孟反于王疏

釋曰此云省牲眠滌濯省饗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其

大宰省牲者察其不如法其逆盥即大宗伯泄玉盥者是也

大宗伯泄之小宗伯迎之是相佐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

耳注逆盥至饗具釋曰知盥受饗人之盛以入者案少

牢饗爨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饗爨亦在廟門外今言迎

齋明於廟門之外迎入向廟堂東實之於簠簋也云省饗視

亨腥孰者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殺鄭云腥其俎豚解而腥

之孰其殺體解而爛之此謂祭宗廟朝踐饋獻節彼下文更

有體其犬豕牛羊謂室中饋孰亦須饗鄭不言略也云時薦

陳之晚早者陳謂祭前陳饗於堂東薦謂薦之於神坐皆有

時將瓚果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玉賓客以

但疏注將送至璋瓚釋曰天子圭瓚諸侯璋瓚

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裸送送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以

人道宗廟有裸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者此據授玉彼小宰

據授尸謂瓚既在王手小宰乃贊王授尸故二官俱言也云

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者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裸者是

也云天子用圭瓚者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者是也云諸侯

用璋瓚者此謂未得圭瓚之賜者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

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是王制云璋瓚亞灌鄭云大

者也是以祭義云君用圭瓚灌大宗用璋瓚亞灌鄭云大

宗

同

卷

之

七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亞灌容夫人有故是諸侯亦用圭瓚也若然天子用圭瓚則后亦用璋瓚也其諸侯未得圭瓚者君與夫人同用璋瓚也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上八禮佐大宗伯臣之禮

**疏** 詔相至宗相。釋曰云詔相祭祀之小禮者謂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為小禮故鄭云羣臣之禮云凡

大禮佐大宗伯者大宗伯所云者小宗伯佐之也此經所云既未至職末輒言此者此已下皆小宗伯專行事不佐大宗

伯故於中言賜卿大夫士爵則儻命諸侯之儀春秋

之以結上也賜卿大夫士爵則儻命諸侯之儀春秋

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疏賜卿至則儻。釋曰

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疏賜卿至則儻。釋曰

卿大夫士卑故小樂伯儻之。注賜猶至服也。釋曰云賜

猶命也者但命謂以簡策以辭命之并加以服賜自是以車

馬賜之則賜命別矣而言賜猶命者欲見賜命相將之物故

覲禮賜侯氏以車馬及命書與篋服同時也云如命諸侯之

儀者儀法雖同禮數則異也引小祭祀掌事如大宗

公羊傳者欲見賜命相將之事小祭祀掌事如大宗

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謂所齋來貢獻

又作賁疏小祭至之禮。釋曰小祭祀謂王玄冕所祭則

至財物。釋曰此謂諸侯來朝覲禮畢每國於廟貢國所有

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之物則小宗伯

受之以東故云受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

其將幣之齋也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

主車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

臣之禮

小禮羣

禮云凡

此經所

不佐大

宗所云

儀春秋

賜曰

以車

故

物

諸侯

之

如

大宗

掌

事

如

大宗

伯

之

主曰祖也引春秋者定四年名陵之會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其使祝佗從祝佗曰君以軍行被社魯欲祝奉以從若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祝佗出境祝佗言此者欲見名陵之會是朝聘吉行大祝不合行意時靈公抑遣行祝佗遂行引者欲見此經有司立軍社是大祝之事也引曾子問者欲見軍行天子諸侯皆用遷廟木主行之意也尚書者是甘誓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誓士衆之辭引之者欲見軍行須軍社遷主也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者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彼雖施於神祠要有石主主類其社其社既以土爲壇石是土之類故鄭注社主蓋以石爲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奉謂將行者以曾子問云載於若軍將有齊車又尚書用命賞於祖故知奉謂將行也

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

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與音預注則與與其祭與祭與疏若軍至四望釋曰其四望者謂五嶽四鎮四執事同疏若軍至四望釋曰其四望者謂五嶽四鎮四有司大祝之等祭四望之神以求福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故以四望言之也

注軍將至典焉釋曰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其有司將事於四望則有司自有事於四望矣不干小宗伯疏於此言之見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合爲一事解之也鄭知有司是大祝者案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知司馬實典之者以其軍事是司馬所掌故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無正文故云蓋以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饋獸于郊遂頒禽疏何讀曰且有司大司馬之屬饋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謂以子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官而分之疏若大至甸音田出注下甸役同饋于輒反劉子法反疏頒禽者謂曰言大甸者天子四時田獵也云則帥有司而饋獸于郊者謂出在四郊之外田說以禽獸饋於郊者將入國過四郊四郊皆有天地日月山川之位便以獸薦於神位以敬神非正祭直是野饋獸於郊云遂頒禽者因事曰遂以在郊饋獸詎入至澤宮中而射以主皮行班餘獲射之禮故云遂頒禽疏注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饋饋也以禽饋至分之釋曰甸者以郊外曰甸獵在甸地故云甸今讀曰田者義將兩兼非直獵在甸地亦得取田義以其似治田去不秀實故



以田言之云有司大司馬之屬者以其軍事是司馬之事故  
大司馬職云徒弊致禽監獸於郊故知大司馬之屬但小宗  
伯不可帥大司馬身故知所帥者司馬之屬官故以之屬言  
之也云四方之神者即天地山川之等云郊有羣神之兆者  
上文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郊之兆山川丘陵各於  
其方是羣神之兆也引詩傳者証頒禽之義書傳亦云焉

**大** 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執事大祝及男巫女

曰祠禱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 疏大裁及執事禱祠

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禱音誅 疏于上下神示釋

曰云大裁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於上下天地  
神祇注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至禱祠 釋曰鄭知執事

之中大祝及男巫女巫者見大祝職云國有大故天裁則彌  
祀社稷司巫云國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男巫職中雖無事

其司巫所帥者即帥男巫也女巫職云凡邦之大裁歌哭而  
請是以鄭君歷而言焉以充事也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兩

言之者欲見初禱後得福則祠之也 **王崩大肆以秬鬯泚** 疏注鄭司

子春讀泚為泚以秬鬯浴尸玄謂大肆始陳尸 疏注鄭司

仲之泚亡婢反杜音泚亡忍反李亡辨反 疏注鄭司

釋曰先鄭與子春所解皆不釋泚字故後鄭就足之特解肆

為始陳尸伸之者肆訓為陳為伸故也必用秬鬯者以死者

人所惡故以秬鬯浴尸使之香也大祝職云大喪始崩以肆

鬯泚尸小祝又云大喪贊泚彼二官已掌之此言之者察其

不如儀也 **及執事泣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 祝之屬

泣臨也謂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種

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佐

斂疏者可以相助斂力 疏注執事至相助釋曰鄭注

職云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泣之云親斂者蓋事官

之屬為之者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事官又主工巧之

喪大小斂稱數無文故約諸侯之法推出天子斂之稱數也案  
喪大記注小斂十九稱法天地之成數故尊卑同至於與  
大斂乃異大斂五等諸侯同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也天子  
大夫士約與諸侯之卿大夫士同以其執贊同故祿與廟數  
及襲斂亦無嫌也云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者此與族據  
姓而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制色宜齊同縣

疏

懸衰至之外。釋曰：式謂制及色，故鄭云：制色宜齊。同知：式，中兼有，色者，案禮記問喪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

若臬，齊斬之衰，其色亦如貌，故鄭知：式，中兼有，色也。但冠不據色，是以喪服傳云：冠六升，緞而勿灰，明不色，如苴也。縣衰

冠，大僕云：縣喪首服之法，于宮門注云：首服謂免也。及執事，

不親哭，有。疏：及執至哭之。釋曰：此文承衰冠之下，卜葬

官代之。疏：之上謂既殯之後，事故禮記檀弓云：既殯，旬

而布材與明器。云：執事，既葬，獻器遂哭之。謂獻明器之時，小

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注：執事至代之。釋曰：鄭

知執事是梓匠之屬者，以其明器所為是工巧之實。梓，人匠

人見主，工巧故知是梓匠也。言之屬者，冬官摠主人，工事故

以之屬兼之，但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至將葬，獻明器

之材者，亦約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故知將葬，獻材也。又知

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者，見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

北上，績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法定

為素，飾治畢為成，是其事也。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按士

喪禮，主人親哭，以無官，此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

哭之。是也。卜葬兆，甫窆亦加之。兆，墓也。甫，始也。鄭大

讀窆為壽，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為窆，聲如腐脆之

。窆，昌，納，反。李依杜昌，銳，反。鄭大夫音穿，腐房甫，反。脆之

脆，七歲反。舊作臍，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

臍字，音于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臍者，臍字者，則與劉音為協。沈云：字林有臍，音卒，臍者，牛羊脂臍者，臍易破，恐字誤。疏：卜葬

九

是也 卜葬兆 甫窆亦加之

兆，墓也。甫，始也。鄭大

讀窆為壽，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為窆，聲如腐脆之

。窆，昌，納，反。李依杜昌，銳，反。鄭大夫音穿，腐房甫，反。脆之

脆，七歲反。舊作臍，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

臍字，音于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臍者，臍字者，則與劉音為協。沈云：字林有臍，音卒，臍者，牛羊脂臍者，臍易破，恐字誤。疏：卜葬

案如沈解，義則可通。聲恐未協。臍已下，皆非鄭義。疏：至如

之。釋曰：王喪七月而葬，將葬先卜墓之。塋兆，故云：卜葬兆

也。云：甫窆者，既得吉而始穿地為壙，故云：甫窆也。云：亦如之

者，亦如上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卜葬地在壙

所則哭，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注：兆，墓也。甫，始也。鄭大

塋兆者，彼此義得兩合相兼，乃具。故注各據一邊而言也。鄭

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

也。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

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疏。注喪祭至祖父。○

喪祭明日。禘于祖父。○離力知反。○虞祔也者。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祔而已。

故以虞祔解之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者。自始死。至葬前未忍異於生。故無尸而設奠象生。時薦羞於坐前也。

既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日中而虞。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是也。葬之朝為大遣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

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云是日也。以虞易奠者。以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為神象。鬼事之。是以虞

易奠也。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案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俱用剛。日。云哀薦成事。故檀弓記人解士虞禮云。

卒哭曰成事。祭以吉為成。故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虞祭是也。云明日。禘於祖父者。引之證經。喪祭為虞祭。又為禘祭。

士之禮。葬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第一虞。隔戊日。己日為第二虞。後虞改用剛。用庚日。卒哭亦用剛。日。隔辛日。壬日為

卒哭祭。其禘祭又用柔日。則癸日為禘祭。是士從始虞至禘。日。揔用七日。以此差之。大夫五虞。諸侯七虞。天子九虞。相次

日數可知耳。此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哭即為吉祭。以卒去無時。哭哀殺。故為吉祭。若喪中對二十八日。復平常為吉祭。則禘祭已前。皆為喪祭也。若然。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

哭為吉祭。而鄭云。喪祭。虞祔并禘祭。亦為喪祭者。此鄭欲引檀弓并禘祭。揔釋。故喪中之祭。揔為喪祭。而言其實。卒哭既

為吉祭。禘祭在卒哭後。是吉祭可知也。成葬而祭墓為位。成葬上巳封。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家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疏

成葬至為位。○釋曰。云成葬者。謂造丘墳。已託以王之靈柩。託於此土。故祭后土之神。使安祐之。當設祭位於墓左也。○

注成葬至之尸。○釋曰。成葬上巳封也。案家人以爵等為上封之度。據彼有丘封之文。故依而言之云。天子之冢。蓋不

虞。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以其王之墳。蓋高四尺。故曰中虞祭。待奠墓有司。來歸。此上文既

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為位。則虞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

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家人職者。證祭墓為位。時家人為尸。以祭。凡王之命。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

為位。○疏。注喪祭至祖父。○釋曰。鄭知喪祭是為位。建習也。故書肆為肆儀。為義。杜子春讀肆當為肆義。為儀。若今時肆。司徒府也。小宗伯主其位。○肆。以志

王當作士。檀弓云。於是封之。崇四尺是也。

王當作士。檀弓云。於是封之。崇四尺是也。

反習也。凡王至為位。釋曰：言王有會同軍旅，旬

四李似二反。疏：役之事，皆有禱祠之法。云：辨儀為位者，數

者，禱祠皆須豫習威儀。乃為之。故云：肆國有禍，裁則亦

儀也。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為位也。國有禍，裁則亦

如之。禱祈。疏：火凶荒，則有禱祈之事。故云：亦如之。凡

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禱祈禮輕，類

而為。疏：凡天至為位。釋曰：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

之。注：禱祈至為之。釋曰：凡言類者，皆謂依事類而為

祭之。但求福曰禱，禱輕得求曰祠。祠禮重，則祠者依正祭之禮

也。則禱禮輕者，雖依正禮，祭饌略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

依正禮，祭饌略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

掌事，如大宗伯之儀。疏：凡國至之儀。釋曰：凡言

者，羣臣攝而為之者，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是

法如大宗伯之儀，但非王親行，則謂之小禮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也。佐助

也。疏：肆師至宗伯。釋曰：肆師是宗伯之者，每事皆佐宗伯

下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

祀，用牲。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

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疏：立大至用牲。釋曰：此則佐宗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維業珥當讀為珥兵之珥  
祈謂祈福珥謂珥災以歲  
時序其祈珥若天官女祝  
掌以時指授禮禋矣小子  
職之珥于社援祈于五祀亦  
也  
又案大祝珥社後禘祠  
小祝珥兵災禘禘珥為  
編珥為安其寶珥珥  
為不才

明馬君雖云宗廟小祀殤與無後無明文故後鄭亦不言也  
經言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牲者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  
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  
帛牲也宗廟中無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牲又不見有禮  
神之玉或可以灌圭為禮神之玉亦通一塗立次祀用牲幣  
者天神日月星辰地示血祭社稷五祀五嶽是也宗廟次祀  
已下與大祀同亦直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有禮神幣帛而已  
序第次其先後大小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  
為餅玄謂祈當為進禋之禋珥當為餅禋珥者魯禮之事雜  
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割羊血流  
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餅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  
中室然則是禋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  
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郕子  
川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餅社也。及其祈及注禋  
同巨既反或區依反珥而志反注餅同到苦圭反俠室古洽  
反劉古疏以歲至祈珥。釋曰言歲時序其祭祀者即上  
協反也及其創珥謂釁禮之事用毛牲即曰包用羽牲即  
小先後也及第至社也。釋曰云序第次其先後者不必先  
曰餅。注序第至社也。○釋曰云序第次其先後者不必先

大後小天地人之鬼神各有大次小或小而應先或大而應  
後各自當其時以祭之故云第次其先後也云故書祈為幾  
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為餅者皆無義所取故鄭不從之也  
玄謂祈當為進禋之禋者案禮記玉藻沐畢云進禋鄭以為  
沐而飲酒曰禋彼禋為禋福之義此直取音讀不取其義云  
珥當為餅者經言珥是玉珥非取血之義故讀從雜記下血  
傍為之也云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者謂  
升上其屋當屋脊之中央云門夾室皆用雞者謂廟門及兩  
廂夾室三處皆用雞其餅皆於屋下者謂三處皆不升屋而  
在屋下殺雞也云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者中謂當室中央  
云然則是禋謂羊血也者鄭既引雜記之餅欲破經理及于  
春餅之意也云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者引  
證血傍為之以證餅義也其祈字猶不從故彼注引秋官士  
師曰凡創餅則奉犬牲毛牲曰創羽牲曰餅此創餅正字與  
若然創既正字而讀從進禋者且從故書禋音耳至士師別  
為正解也云春秋傳曰者公羊傳文引之者謂證餅是取血  
以釁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展省閱  
之職職可以繫牲者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  
人。職劉之弋反咸音弋注職同監古街反疏大祭至職  
釋曰

肆師以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閱其牲看完全否及色堪為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人也。注展省至門人。釋曰鄭讀職為職者但三百六十官皆有職司若言職則無所指斥若為職為聲謂置臬之時職職然作聲故讀從職可以繫牲者也云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者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獨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故知職人是此二官也言此職人對彼職人不要是充人監門人也牛人所云職人者彼鄭注充人并牧人在其中矣此有監門人者謂兼祭諸神司中之等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眠滌濯亦如之。宿先卜。疏。凡祭至如之。釋曰言凡祭祀之日矣若然卜日吉則齊今云祭祀之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日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且為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云眠滌濯亦如之者謂祭前之夕視滌濯祭器祭之日表齋盛告絜展亦詔相其禮故云亦如之。

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

案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也果築鬻者所築鬻以裸也故書表為剽剽表皆謂徽識也鄭司農云築鬻築香草煮以為鬻。果古亂反下同鬻音煮相息亮反下相其禮。疏。祭之及注同剽芳遙反或初遙反識式志反又昌志反。疏。祭之者。釋曰云祭之日表齋盛告絜者當祭之日具其黍稷等盛於簠簋陳於廟堂東又以徽識表其名又告絜淨云展器陳告備者謂祭日且於堂東陳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故云展器陳告備也云及果築鬻者謂於宗廟有裸案禮記雜記築鬱曰以掬杵以梧而築鬱金煮以和柜鬻之酒以沛之而裸矣云相治小禮者謂羣臣行事則肆師相治之云誅其慢怠者謂執事之人有惰慢懈怠者則誅責之。注案六至為鬻。釋曰爾雅云案稷也彼特訓案為稷者以稷為五穀之長其摠而言之六穀皆是案故此經據六穀為案故鄭云案六穀也案食醬和王六食黍稷稻粱麥苽六食即膳夫云六穀一物故鄭云六穀也鄭司農云築鬻築香草煮以為鬻者此言築鬻鬻人云裸事和鬻鬻謂取鬱金煮和柜鬻之酒沛以裸神及賓客故二鄭俱言之云皆謂徽識也者以剽表字雖不同俱是徽識也於六案之上皆為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饌不表獨此表之者以其餘器所盛各異觀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簠盛稻粱簋盛黍

稷皆有會蓋覆之觀器不知其實故特須表顯之也但鬱人自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也。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兆壇。疏。案小宗伯云兆五帝

於四郊已下則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于犯神位七廟亦然故云掌其禁令也。注兆壇塋域。釋曰凡為壇者四面皆塋域圍之若宮牆然故云兆壇塋域也。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大賓客。洫筵几築鬻。此王所以疏。大賓至築鬻。云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裸則此官主以築鬻金煮之和鬯酒也筵几

云洫謂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也。注此王至賓客。釋曰言此以對彼彼則上經築鬻禮宗廟神也。贊果。將。酌鬱鬯授大。疏。職而言案小宰亦云賓客贊裸者容

有故相。大朝觀佐儻。為承。疏。大朝觀為承儻謂大會代也。同朝觀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共設匪壘之禮。設於

為承儻小行人所云者是也。共設匪壘之禮。設於。之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術幣致之豆實實于壘。壘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壘於貢反食。疏。共設至之禮。釋曰音嗣下同誤與音餘下侯與同。共設者肆師主禮事謂依禮使掌客之等及諸官告設之也。注設於至致饗。釋曰鄭知設於賓客之館者几待賓客之禮饗食在廟其器不用匪壘。今言共設匪壘明是王不親饗食於賓館設之可知引公食禮者欲見此經與彼同。是

不親食之事又欲破篚從篚之事也。云字之誤與者無正文約同彼故云與以疑之也。云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者此亦公食大夫禮文云或者匪以致饗者鄭君向引公食大夫須破匪從篚又言饗禮者饗禮亡無妨致饗時用匪不用篚但無正文故云。饗食授祭。祭肺。疏。注授祭肺。以欲實

或疑之也。祭先造食者案膳夫云授王祭則此授祭者非授于可知故鄭云授賓祭肺也必知祭肺者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肺周所祭故知祭者祭肺也。與祝

侯禳于壘及郊。侯禳小祝職也。壘五百里。疏。與祝。侯禳于壘及郊。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至及

侯禳于壘及郊。侯禳小祝職也。壘五百里。疏。與祝。侯禳于壘及郊。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至及

侯禳于壘及郊。侯禳小祝職也。壘五百里。疏。與祝。侯禳于壘及郊。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至及

郊○釋曰侯者侯迎善祥禳者禳去殃氣故肆師與小祝爲此侯禳二事于壘及郊凡侯禳從內向外應先言郊後言壘令先言壘到言之者可遠則遠可近則近任當時之宜故到文以見義也○注侯禳至十里○釋曰知壘五百里者王畿千里中置國城面五百里故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也知遠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知近郊五十里者案尚書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彼注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案今河南洛陽相去見五十里是近郊○大喪○大禫○以鬯則築粥○築草煮以爲鬯以疏○大喪至築鬯○釋曰上小宗伯大喪以浴只香草鬱也○疏○鬯則肆師與之築鬱金香草和鬯酒以浴只使令外內命婦序哭○序使相○疏○令外至序之香也○案下注六鄉以出及朝廷卿大夫妻皆爲外命婦其內命婦即下經內命女是也謂三夫人已下至女御也○注序使相次秩○釋曰哭法以服之輕重爲先後若然則內命婦爲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禁外

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日授之杖○外命男女六鄉以出也

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主之三夫人以下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者衰不杖內命女主之三夫人以下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立謂受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衰七雷反注同中丁仲反注同爲夫子爲反下爲疏○禁外至之杖○釋曰外內命男女爲王雖有齊斬取同疏○不同其衰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也云且授之杖者外內命男及內命女皆爲王斬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爲王齊衰無杖故云且見不定之義也○注外命至制云○釋曰云內外命男女者無正文鄭以意言之以王宮爲正朝廷在王宮內爲內命男故以六鄉六遂及公邑大夫等皆爲外命男其妻摠爲外命女者此對三夫人已下既爲內命女則此朝廷及六鄉以外卿大夫妻爲外命女可知云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者○疏○是喪服不杖齊衰章文云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者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爲王斬衰而杖也云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者諸臣妻爲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爲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冠六升三夫人已下爲王正服斬衰衰三升是其數也言裁制者據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衿已下具有裁制司



農所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雖云舊說仍  
仍是四制之文也立謂王喪依諸侯者王喪諸臣等無授杖  
之日數以諸侯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  
宜同也以檀弓云天子崩三日視先服鄭注云視佐含斂先  
病明子與夫人亦服矣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五日官長  
服注官長大夫士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矣  
但服杖俱時有服即杖矣唯天子服授杖凡師甸用牲  
亦當七日矣是以王喪約同諸侯之法也

**于社宗則為位**  
亞故書位為社杜子春云社入水鼓鍾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  
或為位宗謂宗廟。甸音田下大甸同。疏凡師至為位  
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祈請皆常用牲社及  
宗時皆肆師為位祭也。注社軍至宗廟。釋曰云社軍社  
也者在軍不用命戮於社又君以軍行被社釁鼓故名軍社  
也鄭知宗遷主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  
故知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已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  
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大水在前鼓鍾  
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氣祥亞鼓鍾後將舟亞  
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主為將將舟亞在觀臺

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  
及宗之意也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二  
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圍臺所以  
靈臺不得觀天文有時臺圍臺左氏  
觀臺若然文王時已有靈臺今武王  
者鄭君之意觀臺則靈臺對文有異  
散文則通類造上帝

**封于大神祭丘于山川亦如之**  
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封謂增也大神社及方嶽也  
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  
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造疏類造至如之。釋  
七報反注造猶同牧咸音目劉音茂。此經據尅勝後事告天  
宗據在軍下云師不攻據敗退後則此經據尅勝後事告天  
及社之事。注造猶至牧室。釋曰諸文皆云造于類于  
上帝造屬於禩此以類造同云于上帝則造與類同屬于上  
帝故鄭云造猶即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為兆以類禮即祭上  
壇兆故鄭云為兆也鄭知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此直是告  
祭非常非是禱祈之所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為之謂四時  
迎氣於四郊皆是也云大神社及方嶽知者以其命所報告

命當作今對下出時言之

皆是出時告者以出時類于上帝宜于社造於禩今大神文  
 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  
 云軍將有事于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岳方  
 岳即四望也云山川蓋軍之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  
 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必依山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云  
 大傳者禮記大傳篇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者牧誓序云  
 時甲子味爽武王與受戰於牧野鄭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名  
 牧是武王伐紂之事故云大事云既事而退者武王與紂於  
 牧地戰紂敗退入紂都自焚於宣室武王入紂都既封建乃  
 退向牧地而柴於上帝者以實柴祭帝即此經類于上帝一  
 也云祈于社者即此經封于大神一也云設奠於牧室者謂  
 祭行主文王於牧野之室於此文無所當連引之者欲見此  
 經亦常有祭行主凡師不功則以牽主車馬助大司  
 不言者文不備也凡師不功則以牽主車馬助大司  
 功爲下鄉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  
 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  
 謂戰敗云助牽主車者主中有二爲社之石主遷廟木主也  
 云若師不功則懸而奉主車故知此肆師助大司馬也若然  
 案小宗伯云立軍社奉主車謂未敗時若敗即大司馬奉之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

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

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蓋蚩蚩或曰黃帝○貉莫駕反鄭音

疏凡四至爲位○釋曰案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教戰訖入

肆師爲位而祭也○注貉師至黃帝○釋曰知貉師祭也者

爾雅云是類是禡故知貉爲師祭也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者

鄭以聲讀之必名此祭爲貉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爲十倍之

義云祭造軍法者凡言祭者祭先明是先世創首造軍法者

也云禱氣勢之增倍也者謂禱祈使師有氣勢望得所獲增

益十倍還釋貉字之意也云其神益蚩尤或曰黃帝者案史

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俱是造兵之首案王制云天

子將出類乎上帝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是黃帝以德配類則  
 祭祭蚩尤是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  
 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  
 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故禮說云  
 黃帝以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亦祭黃  
 帝蚩尤於嘗之曰涖卜來歲之芟芟芟草除田也  
 沛庭也

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下者問後歲宜芟

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芟色銜反柞側百反

至之芟釋曰秋祭曰嘗以其物新熟可嘗而為祭名也

當嘗祭曰肆師蒞卜來歲之芟者以其餘事卜則大宗伯蒞

龜示高作龜使卜師卜人之等為之注芟芟至澤澤釋

曰芟芟草對柞是殺木引詩者欲見載芟即此經芟也云載

柞者柞是除木於經雖無所當欲見有草則芟之有木則柞

之者是治田以稼種故并言之也云其耕

澤澤者既除草木則耕之澤澤和柔也

來歲之戒秋田為獮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

戒釋曰謂肆師正當出獮田之日則卜來歲之戒不虞之

事注秋田至之備釋曰秋田曰獮大司馬職文云始習兵

戒不虞者鄭解不於春芟夏苗蒞卜來歲之戒必於秋獮之

日為戒者以其春教振旅夏教芟舍非正習兵秋教治兵之

日故於是戒不虞世言不虞者虞度也以兵寇之事來否社

不可億度當豫戒備之故鄭云卜者

之日蒞卜來歲之稼社祭土

稼釋曰類上文嘗獮是秋則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言

蒞卜來歲之稼者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者報其成熟

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以不但春稼秋穡不言穡

而言稼者秋穡由於春稼故據稼而言之注社祭至所宜

釋曰案郊特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於地取法於天

又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摠神故云社祭土而取財焉若

疏

嘗

之

正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田種

穀嘗

者嘗

新穀

此芟

之功

也下

者問

後歲

宜芟

疏

嘗

之

正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適疏注相其適子。釋曰：鄭知相適子者，庶子無事，適子則有拜賓送賓之事，且卿大夫適子為天子斬衰，故知所相者。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謂

如分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疏凡國伯。釋曰：案小宗伯已云佐宗伯，此又言之者，但肆師與小宗伯中下大夫命數是一，故二人同佐宗伯，無嫌也。案大宗伯云治其大禮，小宗伯云相治小禮，此又云治其禮儀者，謂佐大小宗伯治之，謹習其事也。凡國之小

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疏凡國

禮。釋曰：此一經於職末摠結之也。

鬱人掌裸器。疏注裸器至與瓚。釋曰：知

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冬及追享朝享皆云焉，故知有彝舟也。知有瓚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尚書序云：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皆與秬鬯相將，則下文裸玉是也。故知

兼圭瓚璋瓚也。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

實彝而陳之。疏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

於祭前，鬱為草若蘭。焦中子遙反。劉疏凡祭至陳之。

似消反。本又作鑠，音同。李又即脩反。釋曰：天地大神，

至尊不裸，至於山川及門社等事，在鬯人亦無裸事。此云祭

祀唯據宗廟耳。其賓客裸則大行人云：公再裸之，等是也。云

和鬱鬯者，謂和鬯人所造秬黍之鬯酒也。為宗廟賓客用鬱

者，則肆師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更和以盎齊，沛之以實

彝。陳於廟中，饗賓客及祭宗廟之處也。注：築鬱金煮之，以

鬯故知之也。司農云：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者，見肆師云：築

文云：以煮之，鑠中停於祭前者，此似直煮鬱停之。無鬯酒者，

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

裸事 裸玉謂圭 疏 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釋曰

云裸圭尺有二寸禮記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

裸玉謂圭璋璋亞裸鄭云太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 詔裸將

若然王用圭璋后用璋璋可知故鄭并言之也 疏 詔裸將

之儀與其節 節謂王奉玉送 疏 詔裸至其節。釋曰

奉玉送裸之威儀云節者即早晚時節故兩言之。注節謂

至之時。釋曰云奉玉謂王與后裸時奉璋而酌鬱鬯云送

裸者謂送之以授尸得祭之瘠之奠 凡裸事沃盥。疏

之不飲故上文司農云停於祭前也 若祭祀王及后裸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 大喪

之渰共其肆器 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

冰設牀禮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造七 疏

報反下同併薄冷反禮章善反沈又音但第側几反 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者此謂二

月已後至八月鄭注喪大記造猶內也引漢禮大盤廣八尺

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云士併瓦盤無冰者則盛水

以寒尸士喪禮君賜冰用夷盤云設牀禮第有枕者此謂陳

尸之牀設冰於其下云天子亦用夷盤者凌人職云大喪共

夷盤冰此夷盤則諸侯大盤之類 及葬共其裸器遂

狸之 遺奠之彝與瓚也狸之於祖廟階間 疏 注遺奠至

曰知葬共裸器據遺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

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遺奠故知於始祖廟

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遺奠有此裸器也此即司尊彝云大

喪存奠彝者是也此案魯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

廟階間者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遺奠在始祖廟事註明亦

反遂狸之於階也云明奠終於此者自此已前不認異於生設

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葬訖反日中而虞則有尸故士

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以神事之謂 大祭祀與量人受

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酌尸

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齊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籩事相成

**疏**大祭之○釋曰此大祭祀云受嘏謂祭宗廟者也云與量人受舉嘏之卒爵而飲之者謂王酌尸後尸嘏王之節也○注舉受至相成○釋曰鄭知舉是受福之嘏非天子奠舉殷爵名者案郊特牲云舉舉角詔受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唯尸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破舉為受福之嘏也云王酌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者此約少牢特牲禮故鄭即引少牢以為證也云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者天子諸侯祭有二灌朝踐饋獻大名二獻之事乃有陰厭迎尸入戶尸食訖王酌尸大夫士無饋獻已前之事直有陰厭已後今獻鬱人量人之節當大夫獻祝及佐食之時云主人受嘏詩懷之者謂陰厭後迎尸入升席坐尸食訖主人酌尸尸醉主人授主尸東西面受尸醉時尸命祝嘏主人以大福遂以黍稷黍稷授主人詩承也主人承之內於懷中挂於季指乃拜而飲卒爵也云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齊黍者齊黍即所斂聚黍稷肺授之者也云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

卒爵亦王出房時也者大夫士有獻祝及佐食無獻鬱人量人法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無祝及佐食之事但其節同故引為證也云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者即上文贊裸事詔裸將之儀是也云量人制從獻之脯籩者案量人云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籩之數量是也云事相成者前裸後獻祭事乃成故云事相成也

**鬯人掌其秬鬯而飾之** 秬鬯不和鬱者

**疏**鬯人至釋曰云掌其秬鬯者此直其秬黍之酒無鬱也故注云不和鬱者也鄭知飾之謂設巾者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釋人云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中皆冪凡尊皆有巾冪明秬鬯之酒尊亦設巾可知故知所飾者設巾也

**凡祭祀社壇用大罍** 罍謂委土為壇壇所以祭也

**疏**罍音雷或部追反 罍音善又音禪 注罍謂至瓦罍○壇唯癸反劉欲鬼反

中除地為壇壇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壇之類也此經云社壇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壇皆直據外壇而言也知大罍是瓦罍者瓠人為瓦罍據外神

**祭門用瓢齋** 祭謂營鬱明此罍亦用瓦取質略之意也

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  
 崇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不時於是乎崇之魯莊二十  
 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為瓢杜  
 子春讀齋為黍瓢謂瓢蓋也黍盛也玄謂齋讀為齊取甘瓠  
 割去柢以齊為尊○祭音詠瓢婢遙反齋音齊在兮反杜音  
 資鄭作管反瓠匹召反蠡力兮反或即戈反去起呂反杜音  
 帝疏注祭謂至為尊○釋曰鄭知祭謂營鄭者欲見祭神  
 祭法云天子祭七祀有國門故知也鄭知門是國門者禮記  
 說彼先云山川後云日月此先云日月者鄭君所讀春秋先  
 日月與賈服傳不同故也彼無不時此有之者鄭以義增之  
 非傳文引之者證祭是營鄭而祭之義引莊二十五年傳者  
 證有門之義但彼譏伐鼓用牲其大水祭門是也玄謂齋  
 讀為齊者以其割齊為尊亦取質略之意故不從子春也廟

用脩凡山川四方用屬凡裸事用概凡禡事

用散疏禡當為埋字之誤也故書屬或為誤杜子春云謨當  
 為屬書亦或為屬屬水中屬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

皆器名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禡時自饋食始脩屬概散皆漆  
 尊也脩讀曰直直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為上罍為下屬

畫為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脩  
 音直羊久反又音由中罍也裸音埋出注概古愛反罍乎逼

反散素旱反注及下注同獻素何反蚌步項疏注裸當至  
 反曰合音含本亦作含漿如字本又作漿

曰鄭破裸為埋者若裸則用鬱當用彝尊不合在此而用概  
 尊故破從埋也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屬者大山山川司農云

脩謨概散皆器名者先鄭從古云謨後鄭亦不從之矣玄謂  
 廟用脩者謂始禡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

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為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  
 故云始禡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禡為終禡故云始也云

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  
 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有饋食始即特牲少牢

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為吉祭不可與吉時同故略  
 同大夫士禮且案大宗伯宗廟六享皆以裸為始當在鬱人

用彝今不用鬱在鬱人用直尊故知略用饋食始也若然鄭  
 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

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爾時木主新入  
 廟禡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

時之祭暮年然後烝嘗禡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  
 駁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為三年終禡烝嘗

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為三年終禡烝嘗

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鄭知脩屋概散皆漆尊也者以稱散凡物無飾曰散直有漆明概屋之等漆外別有飾故知皆尊也鄭以脩從直者詩與尚書及爾雅皆為直脩字於尊義無所取故從直也云直中尊謂獻象之屬者案下司尊彝職云春祠夏禘裸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饋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諸臣之所酢是尊者彝為上鬯為下獻象之屬在其中故云中尊獻象之屬更云彝為上鬯為下尊欲推出自為中尊之意也云之屬者秋冬及追享朝享皆彝為上鬯為下著尊壺尊之等在其中也云蜃畫為蜃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合漿尊之象者蚌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為蜃而尊名也云概尊以朱帶者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為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故知落腹也云無飾曰散者以對概屋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云禴事者即大宗伯云禴辜祭四方百物者也

喪之大鬯設斗其其鬯鬯斗所以沃尸也鬯尸以鬯

豐讀為微。設斗依注音去。疏酒使之香美者案肆師云大喪築鬯則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司農云鬯讀為微者以鬯豐尸故以微為莊飾義也凡王之齊

事共其秬鬯給泮浴。○釋曰鄭知王

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鬯浴疏注給泮浴。○釋曰鄭知王

尺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也凡王弔臨其介鬯

適甲曰臨春秋傳曰照臨弊邑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

被之故曰介玄謂曲禮曰摯天子鬯王至尊介為執致之以

禮於鬼神與檀弓曰臨諸侯吟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

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介音界

被豆彼反又皮尊反為執于偽反與音疏凡王至介鬯。○

餘畛之忍反致也父音甫本又作甫疏釋曰介副也王

弔臨諸臣則有副使從行者天子所往停在諸侯之廟祝致

辭告廟介使則進此鬯於神前故云介鬯。○注以尊至進鬯

釋曰云以尊適甲曰臨者欲解臨非如雜記云上客臨彼謂



禮記卷十九  
禮於鬼神與者無正文蓋置於神前故云與以疑之云檀弓曰者此亦下由禮文言檀弓者誤案彼注云吟致也謂使祝告至于鬼神王至尊臣不名君故云某父且字也  
二月二十六日讀此卷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九

禮記卷十九

禮記卷十九  
禮記卷十九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都陽縣候補知周澍榮

周禮注疏卷十九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九

小宗伯

兆五帝於四郊

說文土部云兆畔也為四時界祭其中周禮曰兆五帝於四郊从土兆聲按許君蓋讀兆為兆說文兆分也周禮故書用假借字故作兆漢讀考云於當作于。按許所據周禮實作兆非改字今亦未辨兆為故書與今書凡若此類不可此矣

彼據禮神五幣而言

惠按本作玉幣此誤

彼雖無三皇五帝之文

監毛本皇誤王此本此頁補刻亦誤王今從閩本訂正

明并祭五帝三王可知

盧文弨云此三王二字當衍

萬物燥落

閩本同監毛本燥誤燥惠按本作燥

是五嶽四寶者

闕監毛本寶改漬

亦順所可知故略不言也

毛本脫也字順所下有在字

五禮吉凶軍賓嘉

余本闕監毛本同嘉靖本軍實作賓軍此本疏中標起訖云注用等至軍嘉與

大宗伯注合今本非。按說見卷十七

士二豆三俎

惠按本闕本同監毛本三改四

先鄭云五禮吉凶賓軍嘉者

闕監毛本賓軍誤倒

辨廟祧之昭穆

葉鈔釋文作之他

案尙書五服五章才

此本五誤云據闕監毛本訂正才古哉字闕監毛本改哉

唯在外野饗

闕監毛本外野誤倒

掌四時祭祀之事序

惠按本作序事此誤倒

凡國大貞卜大遷之等

盧文昭云通考引作大封此作遷誤。按今疏不談通考誤也

大卜本職可證況下文云不言大遷者文略也注不妨略疏何妨補其略

視亨腥孰

余本岳本嘉靖本闕本同監毛本孰改熟疏同

其大宰省牲者

盧文昭云大宰無省牲之義疑仍是大宗伯之誤

以時將瓚果

唐石經岳本嘉靖本同余本闕監毛本果改裸非上以待果將注云果讀爲裸

贊王幣爵之事

浦鏗云玉誤王

以人道宗廟有禩

孫志祖云據小宰注以當作惟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

惠按本於此分節一節疏在此經下

受其將幣之齋

釋文齋本又作賫按賫俗字

謂遷主亦載於齊車以行也

惠按本遷下有廟此疏

以其載社在於軍中補案在疑是主字之誤

故鄭注社主蓋以石之惠按本注作云閩監毛本石下有為按注作蓋用石為之

郊有羣神之兆余本岳本閩監毛本神同誤臣宋本嘉靖本作神賈疏引注同并有申釋之義今據

以訂正

親斂者此本及余本親作謂嘉靖本閩監毛本作親按賈疏亦作親斂者且云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

云云是本作親字今據訂正

鄭注執事是大祝之屬者閩本同監毛本注作知

西面北上結 惠按本閩本同監毛本結誤請

鄭大夫讀竈皆為穿漢讀考竈作毳按皆字涉下誤衍禮說云說文竈穿地也漢書王莽掘平

共王母丁姬故冢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師古曰穿謂廣水經注引漢書穿中作竈中則竈讀為穿信矣

杜子春讀竈為毳漢讀考作讀毳為竈謂經文亦本作甫

聲如腐脆之臍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岳本作腐脆之臍嘉靖本作腐脆之臍當訂正此上作脆下

作臍誤疏中同釋文腐脆之臍舊作臍誤今注本或有作臍字者經義雜記曰注疏本作腐脆之臍正從舊本作臍其上一字作臍乃依陸本竄改耳古人多以聲借通用不得以字書未收而疑為誤也

以卒去無時哭哀殺惠按本卒作其此誤閩監毛本改

若今時肄司徒府也嘉靖本若上有謂與漢制考所引正合此脫

皆須豫習威儀乃為之此本乃誤尸因形相近也據儀禮通解續訂正閩監毛本改作

而為之

但求福曰禱禱輕浦鐘云禱下脫禮

是法如大宗伯之儀閩本剗改是作其監毛本承之

肆師

珥當為餌禮說云雜記覺廟餌於屋下東山經曰祠毛用

一犬祈傳蓋叩其鼻以珥社今本公羊誤作血社穀梁作餌社周

禮皆作珥古文少假借多葉鈔釋文作俠室余本載音義同

門夾室皆用雞余本岳木嘉靖本闕本同監毛本誤夾屋葉鈔

夾室中室釋文作俠室。按漢人多假俠為夾

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余本闕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

常據正及惠按本作機人賈疏引注同

若為機為聲

謂祭日且於堂東陳祭器實之浦鏞云且誤且

築鬱白以掬浦鏞云掬誤掬

小行人所云者是之也補案之字誤衍

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毛本二筐字誤篋

則以酬幣致之嘉靖本酬作原俗體

今言共設篋闕本作共設篋篋篋即篋之訛監毛本

又欲破篋從筐之事也闕監毛本篋作匪此本下亦皆

不中法余本嘉靖本闕本同監毛本法改瀆疏及下祭表

祝佐含斂先病浦鏞云服誤病

但服杖俱時浦鏞云同誤俱從儀禮通解按

鼓鍾亞嘉靖本同余本闕監毛本鍾作鐘按尚書大傳亞

作惡鄭注云惡讀為亞彼既破惡為亞故此直引作亞下同

觀臺可以望氣祥

閩監毛本氣作氛是

類造至之事

閩本同誤也監毛本改作至如之

云大神社及方岳知者

閩本同監本改作也者毛本又誤為也方

知兼有方岳者

閩本同監毛本岳改嶽下同

為師祭造軍禮者

孫志祖云爾雅疏引注重一祭字較明

其神蓋蚩蚩

諸本同釋文作蚩蚩賈疏作蚩尤。按蚩俗字也

故於是戒不虞世

浦鏜云也誤世

案郊特云

補案云上當有牲字

社及祭酺

釋文出酺也一字今本脫也

沿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

諸本同閩本刻改者作著浦鏜云著誤者。按

者是著非

鄭司農云義讀為儀

嘉靖本無云漢制考所引同今本衍

鬱人

經義雜記曰說文鬱部鬱芳艸也从日口缶鬱三其飾也一日鬱鬱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

降神鬱今鬱林郡也又林部鬱木叢生者从林鬱省聲是鬱鬱不同郊特牲釋文云鬱字又作鬱知經典本與說文合也

掌裸器

唐石經諸本同按大宗伯小宗伯肆師三職皆經作果注作裸此亦當同今經不作果者蓋因注言裸器

淺人遂據注以改經矣

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鑊中

諸本同釋文作焦中云本又作鑊漢

讀考云說文鬱部鬱字下曰芳艸十葉為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為鬱許說同先鄭此築上為字誤衍且周禮經文言築鬻多矣安得云百二十貫為築也

設牀禮第

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亦作禮毛本第誤第

豎人

案幕人云

此本幕誤幕據閩監毛本訂正

壇謂委土為壇壇

釋文作壇壇此倒

張人為民黨

浦鏗云張誤張

則水旱疫厲之不時

余本岳本閩本同監毛本誤倒嘉靖本作疫癘此作癘亦非也。按今左

傳作厲疫

鼓用牲于門

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用牲下增于社二字非考賈疏亦祇有于門也

杜子春讀齋為棗

釋文齋杜音資漢讀考云據釋文則知注本作資資盛也者資取藉意謂藉以

盛酒也

廟用脩

嘉靖本脩作修

凡裸事用概

唐石經諸本同葉鈔釋文概作概。按从手者非

蚌曰合漿

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作合將云本又作合漿按賈疏作合漿惠按本同。按今爾雅

作合漿

爾時木主新入廟

惠按本同閩監毛本爾改是

云蚌曰合漿

閩本同監毛本合作合此本下亦作合按賈疏云是容酒之類則當本作合。按合

含一語之轉

擊天子鬯

嘉靖本閩本同余本岳本監本擊作擊毛本訛擊

介為執致之

余本閩本監本還毛本致誤政嘉靖本作以介為擊致之按子至尊不自執使介為執致也。按今爾雅

字執誤擊非也

君卿羔之類

浦鏗云若誤君

使介為擊致之 閩本刺改擊為執監毛本承之

故云某父且字也 且者薦也凡表德必以一字為伯仲

禮禮記公羊傳注者段玉裁類列之作且字攷

周禮注疏卷十九技勘記終

南昌袁泰開校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

禮記注疏

鄭氏注 賈公彥疏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 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

反疏注物謂至用 黝○釋曰陽祀用騂陰祀用黝○黝於糾

及社稷也鄭舉此二者其望祀各以其方色牲 大祭祀夜

嘒且以詔百官 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且以警起

詔音景 疏注夜夜至夙興○釋曰漏未盡者謂漏未盡

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

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

則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且明行事告時者 疏注象雞至

至此且明而告之○朝直遙反比毗志反

曰引少牢曰者謂祭前之久宗人主禮官請主人祭期主人  
 曰比於子者謂次比其日數時節由子子則宗人也宗人即  
 告期曰且明行事其實祭期由宗人宗人請主人者敬主人  
 若不敢自由然故讓之也案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官凡國  
 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也案齊詩  
 東方未明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庭與居無節號令不  
 時挈虛氏不能掌其職焉注云挈虛氏掌漏刻者彼不云雞  
 人者案挈虛氏云凡軍事懸壺無告期之事則天子備官挈  
 壺直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後齊詩 凡祭祀而禳鬯  
 是諸侯兼官故挈虛氏兼告期也

**共其雞牲** 農云廟之屬鬯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  
 疏 凡祭至雞牲○釋曰云凡祭祀而禳者祭謂宗廟之  
 屬而禳謂祈禱之屬○注鬯鬯至為○釋曰鄭云鬯  
 鬯廟之屬者言之屬則鬯鼓鬯甲兵皆在○鬯廟以羊已  
 下雜記文司農云而禳四面禳則侯禳禳○禳去惡祥也云  
 微為飾治之義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

**其實** 位所陳之處酌沛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  
 用亦不同實鬱及醴齊之屬○沛子反下同齊才

計反下文注除 疏 司尊至其實○釋曰此經與下文為目  
 齊語齊人並同

文略也○注位所至之屬○釋曰云位所陳之處者此下經  
 不見陳尊之處案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醴在戶齊醴在室彼

是禘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也云酌沛之  
 使可酌各異也者此下文鬱齊獻酌醴齊縮酌之等是各異

也云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者即下文春祠夏禴已下所  
 用不同是也云實鬱及醴齊之屬者醴齊之中有三酒也

**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

**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諸臣之所**

**昨也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

**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鬯諸臣**  
**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



彝雖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

兩山尊。皆有品。諸臣之所昨也。裸謂以圭瓚酌

后於是。是以璋瓚酌亞。祿郊。特性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

鬯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是薦朝事之豆。邊

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

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邊其變。再獻為饋

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后於是。是薦饋食之豆。邊此凡

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

之二。裸為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

洗玉爵。獻。細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

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舉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

尸以玉爵也。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

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皆有舟。皆有鬯。言春

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昨。讀為酌。字之誤也。諸臣獻者

酌。疊以白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

今時承槃。獻讀為儀。儀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

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

以裸神。鼻神之所飲也。詩曰。鉶之罄矣。維鼻之耻。畢讀為稼

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

以罍。周以黃目。爾雅曰。彝。占罍器也。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

曰。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為尊。春秋傳

裸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鬯謂以圭瓚酌

也。鼻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一雞鼻，盛明水鳥鼻，盛鬱鬯，是以各二尊，鬯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禘通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有十有二矣。其祫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此經鼻下皆云：舟尊與鬯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其此之謂也。注：禘謂至之形。釋曰：言禘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者宗廟之祭，先作樂下神，則大司樂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注云：先奏是樂而禘焉。是禘有二。此言圭瓚者，據王而言。故鄭注云：先奏是樂，是以瓚瓚酌亞禘是也。后禘之時，內宰贊之，故內宰職云：后於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若然，非直贊裸而已。至於后之朝踐，饋獻及酌用瑤爵皆贊之。引郊特牲者，證禘以鬱鬯又用圭璋也。云：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陰，灌是也。此注引郊特牲，后亞王裸，云：王乃出迎牲，案內宰注云：王既裸，與此違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裸出迎牲，后乃後禘，其實以此注為正也。王出迎牲之時，祝延尸向戶外，戶隔之間，南面，后於是薦

朝事八豆八籩，王迎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牲麗於碑，王親殺，大僕贊王牲事，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為七體薦於神，坐訖，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謂經朝踐用兩獻尊也。禮器云：郊血六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云：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者，先薦後獻，祭禮也。其實薦豆籩在王獻前，今在王獻後，乃言后薦豆籩者，鄭欲說王事訖，乃說后事，故後言薦豆籩也。云：變朝踐言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者，此朝獻於經，當秋冬之祭，鄭既未解，春夏再獻，先釋秋冬朝獻者，以其朝獻是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醴齊，故鄭先通解之云：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益齊，備卒食三獻也。者，此言再獻，即經春夏之祭，云：再獻用兩象尊，尸食後，陰厭，王酌尸，后與賓長為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酌尸，因饋賓益齊之尊，故變饋獻云：再獻，云：內宗薦加豆籩者，案：禮人及籩，人有朝事之豆，籩有饋食之豆，籩有加豆籩之實，故鄭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加故加豆籩。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熟時者，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夏言再獻至此，秋冬言饋獻據文為

先後故云變再獻言饋獻其實先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獻  
 在朝踐後亦在當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酌尸後節也是以云  
 饋獻謂薦熟時也此即禮運云熟其餼鄭注云體解而燭之  
 是也云后於是薦饋食之豆邊者此即醢八邊人饋食之豆  
 邊者也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者九謂王及后祿  
 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酌尸各一是各四也諸臣酌尸一  
 并前八為九云祭之正也者此九獻是正獻案特牲少牢仍  
 有眾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為加獻彼並非正  
 故此云祭之正也云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者天子諸侯  
 祭禮亡雖檢禮記及周禮而言其文不具故取特牲少牢見  
 在禮而言以其特牲少牢惟有醢尸後三獻天子諸侯酌尸  
 後亦三獻與彼同故取以為說也云二祿為奠而尸飲七矣  
 王可以獻諸臣者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而言故即引  
 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鄉是其差也者彼據侯伯禮宗  
 廟七獻二祿為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  
 上公同九獻二祿為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鄉故鄭云是其  
 男五獻者二祿為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鄉故鄭云是其  
 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二祿直有酌尸三獻獻祝  
 是也云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璜加用璧角璧散  
 者彼賜魯侯祭周公用天子之禮故以為證言灌用玉瓚者

謂以玉飾瓚以大圭為柄此大圭非謂玉人大圭長三尺者  
 直是以玉為柄謂之大圭也爵用玉璜者謂君與夫人朝踐  
 饋獻時所用獻也加用璧角璧散者此即內宰所云璜爵一  
 也也以璜玉為璧形以飾角散爵是通名故得璜爵璧角璧散  
 之名也又鬱人職曰受舉畢之卒爵而飲之者引之欲證王  
 酌尸與前同用玉爵之意也云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王酌尸  
 亦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璜亦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者再獻謂后與諸臣  
 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者案尚書云鳴鳥  
 之不聞彼鳴鳥是鳳皇則此鳥亦是鳳皇故云畫雞鳳皇之  
 形也云皆有舟皆有也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者  
 即文自具故知有之同也云昨讀曰酌者主人主婦賓長獻  
 尸皆有酌報不得為昨日之字故從酬酌之字也云諸臣獻  
 者酌爵以自酌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者王酌尸因朝踐之  
 尊禮齊尸酢王遠用醴齊后酌尸用饋獻之尊益齊尸酢后  
 還用益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與酌尸雖  
 得與后同用益及尸酢賓長即用疊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  
 酌是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故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  
 今時承槃者漢時酒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舟故舉以為況  
 也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者翡翠赤翠青為飾象尊以鳳

皇此二者於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後鄭從之其  
云飾以翡翠後鄭猶不從之矣引明堂位犧象周尊也者證  
飾尊有非周制者引春秋傳者是左氏定十年夾谷之會孔  
子之言引之者證犧象是祭祀之尊不合為野享之義也云  
尊以裸神者司農解犧象不出門之意其實獻尸而云裸神  
者尸神象尸飲即是裸神若云奉觴賜灌之類非謂二灌用  
鬱鬯也云鬱臣之所飲也者經云皆有鬱諸臣之所酢故知  
諸臣所飲者也引詩者證鬱是酒尊之義云學讀為稼稼鬯  
畫禾稼也者以諸尊皆物為飾今云學於義無取故破從稼  
也云黃彝黃目尊也者依明堂位文引明堂位者證雞彝是  
夏法學彝是殷法黃彝是周法引爾雅者欲見此經有彝為  
上占是犧象之屬為中彝為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若略  
尊也者義不安云著地無足於義是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五  
年左傳云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  
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是  
其義也引之者證壺是祭祀酒尊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  
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者案大宗伯禘祫在四時之上當  
如酒正大祭祀備五齊何得在四時之下故後鄭不從也鄭  
司農讀雖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者無所依據  
故後鄭皆不從也又云大尊大古之五尊者此即有虞氏之

大尊於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為證也立謂黃目以黃金為  
目者無正文鄭以目既為眼目黃又為黃金字同故為黃金  
釋之也引郊特牲者解黃目之義也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  
主以事有所請禱者此追享知祭遷廟主者案祭法云去廟  
為壇去壇為壇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是追祭遷廟之  
主故知也云朝享謂朝受政於廟者謂天子告朔於明堂因  
即朝享朝享即祭法謂朝受政於廟者謂天子告朔於明堂因  
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祫享嘗乃止諸侯告朔於大  
廟因即朝享祭法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  
考祖考享嘗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月祭皆大牢也  
春秋傳者文公六年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若然  
謂告朔自是受十二月政令故名明堂為布政之宮以告朔  
訖因即朝廟亦謂之受政但與明堂受朔別也春秋者彼譏  
廢大行小引之者見告朔與朝廟別謂若不郊猶三望與郊  
亦別也云雖馬屬印鼻而長尾者案雞彝鳥彝相配皆為鳥  
則虎彝雖彝相配皆為獸故爾雅在釋獸中爾雅云雌馬屬  
彼注云雌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未有跋鼻  
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  
養之為物捷健云山巒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者巒之字

於義無所取字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  
 聲無形但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刻畫山雲之  
 形者也異義第六疊制韓詩說金疊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  
 夫皆以金士以棊古廷說疊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  
 尊大一石金飾七且蓋取象雲雷之象謹案韓說天子以玉  
 經無明文疊者取象雲雷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  
 雖有詩云我姑酌彼金疊古廷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  
 臣直有金無黃金飾也若然向來所說雞彝象彝等皆有所  
 出其虎彝雖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彝  
 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雖而已也

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盞齊浣

酌凡酒脩酌故書縮為數齊為盞鄭司農云獻讀為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浣酌者棊棊勺而酌也

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盞讀皆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  
 當為縮齊讀皆為盞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醴在戶案醴  
 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醴酒盞齊也郊特牲曰縮酌  
 用菜明酌也醴酒浣于清汁獻浣于醴酒猶明清與醴酒于  
 舊澤之酒也此言轉相浣成也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  
 誤也黃鬱和相也

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盞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而  
 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盞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  
 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  
 酒之上也澤讀曰醴明酌清酒醴酒沛之皆以舊醴之酒凡  
 此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盞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  
 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獻酌素何反司農音儀浣舒銳  
 反李一音雪脩酌直歷反注同數音朔下同為盞子兮反棊  
 飾舒銳反飾或作拭勺上酌反下同齊和胡臥反醴莊產反  
 梁才計反記作齊音同緹音體舊澤音亦下曰醴音  
 同摩莎素何反去滓起呂反浩胡老反或古老反  
 至脩酌。釋曰云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為目六尊之酌與醴  
 齊盞齊為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言疊者亦是文不具也凡  
 言酌者皆是沛之使可酌也。注故書至三酒。釋曰司農  
 云獻讀為儀已下後鄭皆不從者此經為沛酒之法而司農  
 皆不為沛酒法其言無所據依故皆不從也司農云齊讀皆  
 為齊和之齊鄭注酒正為度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也子春  
 為案於義不可後鄭於酒正已破訖玄謂引禮運者欲破彼  
 醴從此盞也彼云玄酒在室者據配鬱也之尊故在室若配  
 鬱也當云明水而云玄酒者散文通云以五齊次之則醴酒  
 盞齊也者於此經及酒正言之盞次醴禮運醴次醴以醴當

疏

六凡

蓋處即一物明醴酒蓋齊也蓋齊云酒則酒齊亦通引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至醴酒者彼記人意以經涉酒法難解故釋此經涉酒之法也此云醴齊縮酌彼記人取此縮酌二字於彼重解之云此言縮酌者縮酌當用茅也又云明酌者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涉之使可酌故為明酌也云醴酒流于清者醴酒即蓋齊蓋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茅澆謂新亦謂涉之也彼記人亦取此蓋齊澆酌解之以益齊欲涉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涉澆使可酌故直云澆于清也云汁獻澆于醴酒者記人亦取此經鬱齊獻酌釋之云汁獻者獻讀摩莎之莎也云澆于醴酒者以鬱齊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蓋齊差清者和鬱齊神之故云澆于醴酒也云猶明清與醴酒于舊醴之酒也者此記人復恐不曉古之涉酒之法故舉常時涉酒之法以曉人也云明清者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醴謂蓋齊也三者皆於舊醴之酒中涉之但云醴酒即事酒也今云舊醴則醴中之舊冬釀接春而成故云舊是昔酒也云此言轉相涉成已下皆鄭重釋記人之言也云醴齊九濁和以明酌涉之者醴齊對蓋齊已下三者為九濁上仍有泛齊更濁於醴齊也蓋齊差清和以清酒涉之而已者以不用茅故云涉之而已云其餘三齊泛從醴澆沈從蓋者以涉三者無文故鄭約同此三齊以泛齊濁不

通與醴齊同澆沈清無過與蓋同故略為二等涉五齊也云凡酒謂三酒也者以上文列彝鬯三尊此見涉鬱與三齊凡酒事相當故凡酒謂三酒非一故稱凡也云脩讀為滌濯之滌者讀從宗伯視滌濯之滌欲解滌為水之意必知以水者曲禮曰水曰清滌且鬱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云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重解縮酌用茅明酌也云澤讀曰醴明酌清酒醴酒涉之皆以舊醴之酒者重解當時之法以曉人者也云凡此四者祿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蓋齊諸臣自酢用凡酒者此以上列尊及涉酒次第為先後祭禮有祿有朝踐饋獻醕尸次第為先後推次可知也云唯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者此據酒正云祭祀共五齊三酒下有大祭中祭小祭此時祭用二齊禮運四齊據禘祭明大事祿祭備五齊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亦於大事言之者連言挾句耳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祿也即此大

**大喪存奠彝** 存省也謂大遣時

省至微也。釋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謂祖廟厥明將向壙為大遣奠時有之故鄭云謂大遣時云奠朝夕乃徹也者此大奠徹之早晚無文案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是朝夕乃徹其大遣亦朝

設主父乃微言此者欲見所大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  
奠純尊朝夕酒存省之意也故之祭者見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存其奠孫則疏注旅者至即徹。釋曰鄭知旅是大國有  
陳之不即徹。故之祭者見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及四望故知也云亦存其奠孫者以其祭云亦如之明亦如  
大遣奠存省之云則陳之不即徹者云不即徹則與上注奠  
者朝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逮日放其去來於陰  
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至夕也且案小宰注天  
地至尊不裸此得用彝者此告請非  
常亦如大遣奠之而已亦非裸耳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  
及其處。形徒冬反莞音官又音丸藻本又作縑音早疏  
注五几至其處。釋曰云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者其玉彫  
已下數出於下文云左右者唯於王馮及鬼神所依皆左右  
玉几下云左右玉几祀先王酢席亦如之但受酢席未必有  
几故不云几筵其彫几已下非王所憑生人則几在左鬼神  
則几在右是以下文諸侯祭祀云右彫几國賓云左彫几諸  
侯自受酢亦無几故不言几也漆素並云俱右是為神也云

五席莞藻次蒲熊者亦數出下文仍有葦萑席不入數者以  
喪中非常故不數直取五席與五几相對而言耳云用位所  
設之席者即下几大朝觀已下是也云及其處者王受朝觀  
席在廟牖間大射席在虞庠祀先王在廟與及堂酢席王在廟  
室西面自諸侯已下亦皆在廟惟熊席漆几設在野所  
征之地耳經云各物鄭不解之者義在可知故略之也凡

大朝觀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

黼純左右玉几斧謂之黼其纁白黑采以絳帛為質

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請為幽又讀為和粉之粉  
謂白纁也純讀為均服之均純綠也纁讀為藻率之藻次席  
虎皮為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  
憑玉几立謂紛如纁有文而狹者纁席削蒲莠展之編以五  
采若今合歡矣書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朝  
觀直造反下注來朝朝者同後朝觀朝見之類放此黼音甫  
依於豈反下及注同鄉許亮反下及注同純章允反劉之閏  
反司農音均下同為王于偽反下為布同幽彼貧反綠悅箱

反率音律下同馮皮水凡大至玉几。釋曰此經及下

反蕝音弱編必繇反文見王有事設席三重之義言

凡大朝觀非四時常朝常朝則春夏受贊於朝秋冬受贊於

廟不常在廟也此朝覲言大則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謂春

秋來時若冬夏來則曰大宗遇也云大饗者謂王與諸侯行

饗禮於廟即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之屬是也大射謂王將祭

祀擇士而射於西郊小學虞庠中云凡封國命諸侯者此即

典命云其出封皆加一等之屬是也云王位設黼依者案爾

雅黼戶之間曰宸於宸之處設黼黼即白黑文而為斧形此

斧以木板為邸即掌次皇邸一也故鄭彼注云邸後板以此

斧板置於宸即以黼宸為摠名也云依前南鄉設莞筵已下

以席三重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筵重在上

者即謂之席已下皆然故鄭注序官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

。注斧謂至成文。釋曰鄭云斧謂之黼者案禮記明堂位

云天子負斧宸彼及諸文多為斧字者若據績人職則云白

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而言之若據黼於物上則為金斧文近

刃白近釜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之義故鄭以斧釋黼云其

者丹質此黼畫之故知絳帛絳帛即丹質也云其制如屏風

然者屏風之名出於漢世鄭以今曉古故舉屏風而為况也

孔注顧命其置竟戶牖間竟終也戶牖間狹故置之終滿戶

牖間也云左右有儿優至尊也者此經所云王皆立不坐既

立又於左右皆有儿故鄭注大宰云立而設几優至尊據立

而言此據左右皆有而不言故注相兼乃具也司農云紛讀為

齒於義不安故更云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

服之均者案僖五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振取號之旗賈服

杜君等皆為均均同也但司農讀為均均即準音與純同故

云純綠也云繅讀為藻率之藻者讀從桓二年臧哀伯云藻

率鞞鞞鞞厲旃纓此並取彼義也云次席虎皮為席者此見

下有熊席故為虎皮後鄭不從也引尚書者證王馮玉几之

義也立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此見漢世綬是薄帳有文章

而狹以為席之緣故言之也鄭知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

采若今合歡矣者漢有合歡席如此故還舉漢法况之也云

畫謂雲氣也者鄭於經但單言畫皆以畫雲氣解之蓋五色

雲為之文也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章者鄭亦見漢

世以桃枝竹為席次第行列有成其文章故言之也

先王昨席亦如之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

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疏祀先

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疏祀先



之。釋曰祀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醉席謂王  
尸。尸醉王受酢之席亦如上三種席。故云亦如之。注  
司農至設席。釋曰司農云醉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  
此約鄉飲酒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主人受酢。王行飲。  
禮亦然。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即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為先。  
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後鄭知王有授尸酢法者。謂若鬱人  
注引特牲少牢。此注亦取彼義。故云尸卒食王酌之。卒食  
受之。又酌授尸。尸醉王於是席。王於戶內也。案特牲少牢  
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即設席  
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  
酢時。在戶內之東西面也。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此亦約  
特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酢。有席與彼異。至於后  
即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案  
特牲無致爵於賓長之法。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於諸臣  
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酌尸訖。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謂  
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中。此亦然。其  
諸臣案特牲。獻賓長於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俎降。設於  
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以  
薦俎降。設於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

右彫几。續畫文也。不莞席。加纁者。纁柔。嚙。不如莞清堅。又

充。諸侯至彫几。釋曰。此經論諸侯禘祫及四時祭祀

反。諸侯皆二種席也。注。纁畫至神宜。釋曰。上文畫

純者。畫雲氣。此云纁。即非畫雲。案。纁人職。對方為纁。是對方

為次。畫於纁帛之上。與席為緣也。云不莞席。加纁者。纁柔。嚙。

此下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纁。今祭祀席下蒲。上莞。以是故

鄭以下文決此。今諸侯祭祀席。不亦如下文。莞席。加纁者。以其

纁柔。嚙。不如莞清堅。於鬼神宜。即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

纁尊不宜。在莞下。故用蒲替之也。昨席。莞筵。紛純。

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彫几。

昨讀亦曰。酢。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為布筵。席於牖前

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

朝者。彫几。疏。昨席。至形几。釋曰。諸侯酌尸。酢主君。亦  
聘者。彫几。疏。於戶內之東西面。設此二席。及筵。國賓在牖  
前。亦如之。亦如同二種席也。几席。雖同。但上文鬼神則右几  
此文生人則左几也。又別云左形几者。謂國賓之中有諸侯

來朝亦有孤卿大夫來聘若朝者則彫几蒙亦如之聘者席雖與同几則用彤故別云左彤几使不蒙如也。注昨讀至形几。釋曰先鄭云禮記國賓老臣也者案禮記王制有四代養國老庶老於學之事彼國老謂卿大夫致仕庶老謂士之致仕者先鄭據此文而云國賓老臣也後鄭不從者未見胡聘之賓而言已國老臣於義不可故不從也。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案大小行人及司儀賓謂諸侯客謂其臣今此經唯云賓而兼云孤卿大夫者對文賓客異通而言之賓客一也以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通用之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加萑席又云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彼注云謂公食上大夫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聘禮將賓宰夫徹几改筵注云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又引公食大夫云云此筵上下大夫也又引此筵國賓下至彤几云筵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以此而言則筵諸侯與孤用莞筵纁席而卿大夫則用蒲筵萑席今摠云國賓孤卿大夫同莞纁者此廣解國賓之義其實如公食大夫及聘禮之注也若然此注云朝者彫几聘者彤几彤几亦謂孤也依彼聘禮注卿大夫用漆几差亦然也。案禮記禮用玉諸侯用彫孤用彤卿大夫用漆几差亦然也。案禮記禮

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天子唯三重諸侯二重者彼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禘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皆用此三重席耳故此唯見三重席也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禘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已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為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祀同也。甸後則設熊席右漆几。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疏。甸役至右漆几天子四時田獵案大司馬大閱禮教戰詔人狩出。釋曰甸役謂既陳有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也。凡喪事

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稷之席玄謂柏棹字磨之餘棹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指在殯則棹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柏鄭音椹劉依司農音迫崔音九敦音道劉音疇藏才浪反。燾音疏。注喪事至氣合。釋曰云喪事謂凡奠也者以其導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

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稷之席玄謂柏棹字磨之餘棹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指在殯則棹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柏鄭音椹劉依司農音迫崔音九敦音道劉音疇藏才浪反。燾音疏。注喪事至氣合。釋曰云喪事謂凡奠也者以其導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

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稷之席玄謂柏棹字磨之餘棹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指在殯則棹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柏鄭音椹劉依司農音迫崔音九敦音道劉音疇藏才浪反。燾音疏。注喪事至氣合。釋曰云喪事謂凡奠也者以其導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

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稷之席玄謂柏棹字磨之餘棹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指在殯則棹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柏鄭音椹劉依司農音迫崔音九敦音道劉音疇藏才浪反。燾音疏。注喪事至氣合。釋曰云喪事謂凡奠也者以其導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

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稷之席玄謂柏棹字磨之餘棹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指在殯則棹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柏鄭音椹劉依司農音迫崔音九敦音道劉音疇藏才浪反。燾音疏。注喪事至氣合。釋曰云喪事謂凡奠也者以其導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

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稷之席玄謂柏棹字磨之餘棹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指在殯則棹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柏鄭音椹劉依司農音迫崔音九敦音道劉音疇藏才浪反。燾音疏。注喪事至氣合。釋曰云喪事謂凡奠也者以其導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

亦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  
 奠大夫已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新奠葬時又有遷奠祖奠  
 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也故鄭云謂凡奠也云崔如葦而  
 細者詩云萑葦淠淠同類之物但籠細為異耳先鄭以柏席  
 為迫地或為載黍稷其言無所依據故後鄭不從也玄謂柏  
 樽字磨滅之餘樽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者謂於下帳中坐設  
 之云斂讀曰燾燾覆也者謂若覆燾持載者也云棺在殯則  
 樽燾者檀弓云天子散塗龍韜以樽是也云既窆則加見者  
 既久下棺訖則加見見謂道上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  
 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帷荒故謂之見也云皆謂覆之者此  
 解經數字以其二處皆當覆故云斂也云周禮雖合葬者檀  
 弓云古者不合葬周公蓋附附謂合葬是周禮合葬也云及  
 同時在殯也云皆異几體實不同者解經每教一几之義云祭  
 於廟同几精氣合者案禮記祭統云敷筵設同几鄭云同之  
 言詞謂言語相詞之詞即其詞也故破從詞則以某妃配某  
 氏以其精氣合故也言祭於廟者謂言祭時以其几吉事  
 禋月吉祭猶未配故知至二十八日設同几也凡吉事  
 變几凶事仍几有飾也乃讀為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

也爾雅曰饗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闕闕  
 南鄉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几玄謂吉事王祭宗廟裸於  
 室饋食於堂釋於祓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  
 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翌音翼劉音育祓補耕反疏  
 注故書至禮略○釋曰先鄭云變更其質謂有飾又以仍几  
 為因其質謂無飾後鄭不從者以司農就几體解之所引尚  
 書仍几乃前無飾已引顧命者案彼經云牖間南嚮華玉仍几  
 素几於凶几無飾已引顧命者案彼經云牖間南嚮華玉仍几  
 言不經故不從也引顧命者案彼經云牖間南嚮華玉仍几  
 西序東嚮文貝仍几東序西嚮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漆仍几  
 孔云因生時几皆有飾而先鄭引之者先鄭意直取仍因之  
 義不須無飾也玄謂吉事祭宗廟裸於室者洛誥云王入大  
 室裸是也云饋食於堂釋於祓者案禮器云設祭于堂為祓  
 乎外是直云饋食於堂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饋食其實未  
 有黍稷又不言朝踐者朝踐與饋獻同在堂故略而不言也  
 又饋獻後更延尸入室進黍稷尸食之事不言者以其還依  
 裸於室之几故亦略而不言也云凶事謂凡奠者即上文凡  
 喪事右素几是也此文見凡奠几相因不易之意案檀弓云  
 虞而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即有席  
 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几其

筵大斂即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几喪  
事設葦席右素几也凡几之長短阮譙云几長五尺高三尺  
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  
圖以為几兩端赤中央黑也

###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

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守藏

**疏**

天府至禁令。釋曰所守藏者即下文玉

上手又反下才浪反傳直專反。鎮已下是也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注祖廟

至弓者。釋曰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大祖即始祖廟也周立后稷廟為始祖以其最尊故寶

物藏焉云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案春秋定八

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

凡國之玉鎮大寶

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

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

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祭西陳寶赤刀大訓弘璧

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盾之舞衣大貝鼈

鼓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

經。鎮珍忍反又音珍瑱他見反琬於阮反琰以冉反球音

求。求發扶云反允徒外反垂。凡國至藏之。釋曰云玉鎮

如字劉音瑞見賢遍反。大寶器藏焉者若典瑞掌其

凡瑞器故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

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注玉鎮至於經。釋曰鄭知玉

鎮大寶器是玉瑞玉器之美者此云玉鎮即大宗伯云以玉

作六瑞鎮圭之屬即此寶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蒼璧禮

天之屬即此寶器也知是美者以別入此天府故知簡取美

者來人也鄭知禘祫者經云大祭祀故知也先鄭云顧命曰

翌日乙丑王崩者謂上文云甲子王被冕服馮玉几出顧命

下云翌日乙丑是甲子明日也云丁卯命作冊度者謂乙丑

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史官作冊書法度擬傳

顧命之事云越七日癸酉者越於也於丁卯後七日則通死

日乙丑為九日是除死日七日大斂之明日摠九日也云陳

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者陳寶是摠目語即赤刀已

下是也赤刀者鄭注云武王誅紂赤刀為飾大訓者禮法先

王禮教即虞書典謨是也弘璧弘大也大璧琬琰皆尺二寸

者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者鄭云大玉華山之球夷玉東北

之璞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

以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云肩之舞衣大  
貝鼓鼓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者鄭注云肩也和也垂也  
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鼓大鼓也此鼓非謂考工記鼓鼓  
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鼓鼓同  
名耳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  
也云此其行事見於經者此經云大喪出而陳之不見行事  
故引顧命為行事見於經也此經有大 **凡官府鄉州及**  
祭祀出寶器無行事見於經故不引也

**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察察其當黜陟者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 **疏** 凡官  
之要。治直吏反下及注同中丁仲反下注同 **疏** 至之

治。釋曰此自王國以至四疆皆有職司治事文書不言六

遂及四等公邑之官者於文略其實皆有也都鄙則三等采

地云詔王察羣吏之治者告王據此治中文書而行黜陟也

。注察察至之要。釋曰云治職簿書之要者謂各有職掌

皆司有文書案簿書功狀之要故據而告王也經雖言治中

兼有不中在其間中者陟之不中黜之經直言中偏舉一邊

而言 **上春釁竇貝鎮及寶器** 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

也 **疏** 注上春至之釁。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謂

龜筮等也云釁讀為微者周禮先鄭皆讀釁為微微取飾義

云或曰釁鼓之釁者讀從定四年祝佗云君以軍行祓社釁

鼓釁皆以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吉

血血之也 **疏** 注吉事至之奠。釋曰

四時祭也凶事王喪朝于祖 **疏** 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廟之奠。盥音管朝直遙反 **疏** 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夙興時則天府之官與之執燭為明他官在祖廟中沃盥者

謂小祝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

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為之執燭其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

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云吉事謂四時祭也者略言之禘

禘亦在焉云凶事王后喪朝于祖廟之奠者王及后喪七月

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側為祖奠職明

將去為大遺奠皆有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

沃盥之事故鄭云焉 **疏** 注吉事至之奠。釋曰

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

玉陳禮神之玉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

耳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

狸之也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

同豐流卷三

曰貞於陽卜。與音餘。疏。季冬至微惡。釋曰。季冬謂夏之季冬歲。美惡者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然後卜筮也。注問事。至陽卜。釋曰。云問事之正曰貞者。禮記少儀云。問卜筮曰。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之事。故云問事之正曰貞。即此經云。貞者。問事之正也。云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者。彼大貞之屬。即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也。今此卜來歲之。美惡。亦彼類。故云之屬。兼此也。云陳玉。陳禮神之玉者。玉於卜筮。無所施。明以禮神也。云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案。易繫辭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注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六。成數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四。五生數之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直能出外。兆之占耳。案。易繫辭。著龜神物。士冠禮注云。筮不以廟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若然。著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但所禮。者禮生成之鬼神。神之尊者。無妨著龜。亦自有神也。云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者。龜有天地四方。龜人職文龜。既。有六明玉。亦有六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六器之言。若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之類。故以六器言之也。云言陳者。既事。

藏之不必狸之也者。七八九六及一二三四五之鬼神。並非。天地之鬼神。故云陳言陳則藏之不必狸也。先鄭云。貞問也。者亦。是問事之正曰貞也。云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者。此師卦彖辭。彼云。師貞丈人吉。無咎。注云。丈之言長。能御眾。眾有朝正人之德。以法度為人之長。吉而無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云國語曰。貞於陽卜者。此吳語。黃池之會。董褐云。周室既早。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注云。貞正也。問卜。內曰陰。外曰陽。言吳以諸侯失禮於天子。當問於龜。言我當收文武之諸侯矣。引。北石遷寶則奉之。疏。若遷寶則奉之。釋曰。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送。若遷寶則奉之。釋曰。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如故。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登乃後制祿祭。此二星。數上所主。反下所具。反下能他來。反上時掌。反。疏。若祭。之。釋曰。此主祭祀者。祭天之司民司祿。在孟冬之時。則主。民之吏。獻民數穀數。則小司寇受而獻之於玉王得之。登於。

受而藏之。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登乃後制祿祭。此二星。數上所主。反下所具。反下能他來。反上時掌。反。疏。若祭。之。釋曰。此主祭祀者。祭天之司民司祿。在孟冬之時。則主。民之吏。獻民數穀數。則小司寇受而獻之於玉王得之。登於。

天府受而藏之。注司民至天府。釋曰云司民軒轅角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傳又云文昌宮有六星第一為上將第二為次將第三為貴相第四為司命第五為司中第六為司祿是其司氏在軒轅角司祿在文昌第六星也或曰下能也者此案石氏星傳云上能司命為大尉中能司中為司徒下能司祿為司寇是司祿在下能也以其二處並有司祿故舉二文以見義也云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言此者欲見祭司祿在孟冬則制祿之意也鄭知祭此二星在孟冬者見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即日月星是知祭在孟冬也其獻穀數者則小司寇職也。

###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各名物與其用事

設其服飾。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於時見殷見同疏。典瑞至服飾。釋曰言掌玉瑞玉器之藉在夜反下同疏。藏者玉之美者入天府藏之凡平者仍在典瑞藏之故亦言藏也人執之則曰瑞即下文鎮圭之等是也禮神曰器則下文四圭之等是也云辨其名物者圭璧

之等各有名并物色有異云與其用事者為事而用圭璧謂朝聘朝日祭祀之等皆是也云設其服飾者謂纁藉在玉若人之衣服之飾也。注人執至纁藉。釋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者據此文及大宗伯相對而說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尚書云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名器也云瑞符信也者若天子受瑞於天諸侯不得受瑞於天唯受瑞於天子故也名瑞瑞即符信者也云纁藉即下文纁五采五就之等也王

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曰纁有五以薦玉木為中榦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觀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晉讀為搢紳之搢謂搢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瑱讀為鎮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纁讀為藻率之藻五就五市也一而為一就。以朝直遙反注及後放此韋衣於既反搢紳如字下同一音箭疏。搢插也謂搢大圭長三尺玉笏於帶間手執鎮圭尺二寸纁藉五采五就者謂以五采就纁藉玉也以朝日者謂以春分朝日於東郊也。注

之等各有名并物色有異云與其用事者為事而用圭璧謂朝聘朝日祭祀之等皆是也云設其服飾者謂纁藉在玉若人之衣服之飾也。注人執至纁藉。釋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者據此文及大宗伯相對而說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尚書云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名器也云瑞符信也者若天子受瑞於天諸侯不得受瑞於天唯受瑞於天子故也名瑞瑞即符信者也云纁藉即下文纁五采五就之等也王

纁有至一就。釋曰云纁有五采文者釋纁字以其纁者雜采之名故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也云木為中榦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者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版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玉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一采為一而五采則五而一而為一就成也是采色成者也案聘禮記云綯組尺彼組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為繫所以東玉使不落綯組繫亦名纁藉者則曲禮云其有藉者則謁聘禮云上介屈纁以授賓是亦名纁藉者也云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故春分朝以秋分夕月以王者至尊猶朝日夕月況民得不事君乎是訓民事君也云天子常春分朝日夕月況民得不事君乎是訓日於東祭月於西又玉藻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又觀禮春拜日於東門之外既春拜日於東明秋夕月於西故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司農云晉讀為指紳之指者漢有指紳之士亦謂指笏於紳故讀從之云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者凡帶有二者大帶大夫已上用素士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珮玉之等今插笏者插於紳之外革之內故云紳帶之間也云若帶劍也者劍在紳帶之間同處也云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者案彼注云杼殺也終葵首謂大圭之上近首殺去之留首不去處為椎頭齊人名椎

為終葵故名圭首為椎頭者為終葵首也案玉藻云天子指珽方正於天下即此大圭也云鎮圭尺有二天子守之者亦玉人文引之證經大圭與鎮圭之義也云纁讀為藻率之藻者桓二年臧哀伯諫辭也藻是水草之文故讀從之也云五就五而也一而為一就者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為一就下云二采一就者據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采為一行也或一而二行凡言就者或兩行名為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一而二行凡言就者或兩行名為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與纁皆九寸又云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注云所以朝天子謂三色色為再就就亦等也三色即六等禮記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為一等是等為一行行亦為就據單行言之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異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二

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

觀宗遇會同于玉。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

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疏注宗秋曰觀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信圭音身



采至曰同。釋曰鄭知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者聘禮記  
文司農引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者彼謂秋  
覲禮受贊受享皆在文王廟中侯氏入門右者諸侯不敢自  
同賓客故入門右行臣禮侯擯辭之乃更向門左升自西階  
授玉云春曰朝已下皆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  
大宗伯文義具於彼也。疏注鄭司至容仰。釋曰先  
以相見故郊隱公朝於魯春疏注鄭亦執圭璧以相見者  
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鄭云亦執圭璧以相見者  
亦如上文公執桓圭以下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  
殷相聘世相朝即司儀所云凡諸公相為賓侯伯子男之相  
為賓如公之儀又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伯子男之臣云亦如  
之若不敵則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皆是諸侯相朝之  
法故郊隱公朝於魯引春秋傳者左氏傳云邾子執玉高其  
容仰魯侯執玉卑其容俯高仰驕也卑俯替也此二君不獲  
朝容之正引之以證諸侯相朝有執玉之法也。疏注鄭司至容仰。釋曰先  
侯相朝有執玉之法也。疏注鄭司至容仰。釋曰先

**就以覲聘**

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衆來曰覲  
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琮有圻鄂琮起。疏注直  
轉反覲他弔反圻。疏注直

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蒲璧  
之文直璋之而已故云璋圭璋璧琮此謂公侯伯之臣也若  
子男之臣豈得過本君用以圭璋乎明子男之臣亦用璋璧  
琮也云皆二采一就以覲聘者謂朱綠二采共為一就也。  
注璋以至琮起。釋曰云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者鄭  
欲見此經遣臣聘法有聘天子并有自相聘二者俱見故云  
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享之也明知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璧  
享之鄭不言圭璧於天子諸侯者以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  
以言之天子諸侯可知也云大夫衆來曰覲寡來曰聘者此  
亦據大宗伯云般規曰視謂一服朝之歲即此規也故云衆  
來彼又云時聘曰問亦無常期即此聘也故云寡來曰  
聘也司農云琮有圻鄂琮起是不為桓信躬等之文也。四  
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  
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  
邸有四角也邸讀為抵欺之抵上帝玄天玄謂祀天夏正郊  
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大宗伯  
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邸丁禮反又音帝著直  
略曰四圭至上帝。釋曰此祀天謂夏正郊天也旅上帝  
反疏者上帝五帝也國有故而祭故稱旅也。注鄭司農

**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  
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

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  
邸有四角也邸讀為抵欺之抵上帝玄天玄謂祀天夏正郊  
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大宗伯  
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邸丁禮反又音帝著直  
略曰四圭至上帝。釋曰此祀天謂夏正郊天也旅上帝  
反疏者上帝五帝也國有故而祭故稱旅也。注鄭司農

**疏**

者上帝五帝也國有故而祭故稱旅也。注鄭司農

至四望。釋曰：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云於中央為璧，謂用一大圭，琢出中央為璧形，亦肉倍好，為之四面，琢各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蓋四廟，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為邸，蓋徑六寸，摠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云：或說四圭有邸，有四方角也。春此說，四角角即桓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云：邸讀為抵，欺之抵音，讀之也。云：上帝，玄謂祀天，夏正郊天，注司農意，與孔王等無六天之義也。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者，凡天有六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據冬至祭昊天於圓丘者也。彼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四時迎氣，及摠享於明堂之等，祭五方天也。彼惟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即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是也。云：上帝，五帝者，案宗伯青圭之等，已見祭五方天帝，此又言者，彼據常祭，此據國有故而祭曰旅，用玉與郊天同。四圭有邸，故言之也。天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者，王者各郊所感帝，若周之靈威仰之等，即是五帝而殊言天是尊異之，以其祖感之而生，故也。引大宗伯者，證旅上帝是國有故而祭也。但旅四望，兩圭有邸，下文與地同用兩圭，今此言之者，連引之也。

兩圭有邸

以祀地旅四望

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儻而同邸，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儻而兩圭亦兩足同邸是

是相向之義，故以儻言之，則上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云：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者，以其宗伯所云黃琮禮地，謂夏至祭崑崙大地，明此兩圭與上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之神，案河圖括地象崑崙

東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但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未知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既與郊相對，宜用三陰之月，當

七月祭之。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故詩曰：卣彼玉，鄭黃流

在中國，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裸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肆如字，又他歷反。注同。挹於十反，又於集反

卣音瑟。疏：裸圭至賓客。釋曰：裸圭即玉人所云裸圭尺，又作邸。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謂祭先王，則宗伯六享

皆是也。以裸賓客者，則大行人云：上公再裸，侯伯一裸之等，是也。注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器即瓚

是也。注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器即瓚

是也。注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器即瓚

是也。注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器即瓚

是也。注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器即瓚

是也。注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器即瓚

是也。注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器即瓚

是也云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者鬯即鬱鬯也言裸言祭則  
裸據賓客祭據宗廟也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彼詩是  
美王季為西伯受殷王圭瓚之賜言黃流在中即與玉人云  
黃金勺鼻等同也云國語謂之鬯圭者案國語云臧文仲以  
鬯圭與磬如齊告羅是也云以鬯先王灌先王祭也先鄭不  
解肆字故後鄭釋之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者案大  
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是祭時肆解牲體因即以肆  
為祭名也云爵行曰裸者此周禮裸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  
飲酒亦曰裸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  
灌也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此  
據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  
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三璋之勺形如  
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瓚者鄭欲因三璋勺  
見出圭瓚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圭瓚圭瓚之形即此漢禮  
文其形則大三璋之勺也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為圭其邸  
徑四寸所容蓋似小也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為圭其邸  
殺於上帝。殺色界。疏圭璧至星辰。釋曰祭日月謂若  
反劉色例反下同。疏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報天王  
日配以月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云禮風師  
雨師於郊之屬又月令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

亦是也其祭法埋少牢已下祭日月星辰謂禱祈而祭亦川  
此圭璧以禮神也。注圭其至上帝。釋曰云圭其邸為璧  
者上文四圭兩圭及下璋邸皆言邸鄭皆以邸為璧但此圭  
云璧不言邸故鄭還以邸解璧也云取殺於上帝者但郊天  
及神州之神雖相對但天尊地卑故四玉有異鄭直云象不  
言殺也今日月星辰天神故以殺言之也言殺者取降殺以二  
為節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璋有邸而  
也。四望鄭司農云射疏璋邸至賓客。釋曰此祀山川謂若  
刻也。射食亦反。疏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亦隨  
四時而祭則用此璋邸以禮神玉人云璋邸射素功以祀山  
川以致稍飾注云邸射刻而出也致稍飾造賓客納稟食也  
先鄭云素功無琢飾也以此而言則造贈賓客謂致稍飾之  
時造館贈之言贈則使還之時所贈贈之等亦執以致命耳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以致四時  
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  
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  
所封也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土圭只有五寸以致日中如  
地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度待洛反下度地度日同中如

字劉丁疏注以致至土圭。釋曰鄭云以致四時日月者仲反。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又引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依通卦驗冬至立八尺之表晝漏半度之表北得丈三尺景又依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其景至也若不依此或長或短則為不至也云以知其行得失也者景之至否皆由人君之行所致若景不依道度為不至是人君之行失若景依道度為至是人君之行得故云知行得失若春秋致月之法亦於春分秋分於十五日而望夜漏半而度之但景之長短自依二分為長短不得與冬夏日景同景之至否亦知行之得失也云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者日景一丈其地千里則一分百里今封諸侯無過五百里已下止可言分而言寸者語勢連言之其實不合有寸也先鄭王人職而云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者所用惟置洛邑而求地中自餘或致四時之景或封諸侯所用不必要求地中耳。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子春云珍當為鎮書亦或為鎮以徵守者以徵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

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恤者闔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守劉守又反注徵守同使之疏注杜子所吏反下今使者亦王使於使者皆同。闔音開。之鎮據山而言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謂若掌節云山鎮是國節也云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者案王人琬圭九寸此珍圭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琰同鄭云如今時使者持節矣者即子春所云竹使符也云恤者闔府庫振救之者凶荒年穀不熟百姓困乏故知開府庫振救之府庫所以藏財貨故禮記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若然開府庫出資明亦開倉廩出米粟出給之也云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者此無正文要王使人執瑞節往反須反命於王明此已致命者此無正文也。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云牙璋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疏注鄭至戍周。釋曰先鄭云牙璋瑑以爲牙牙齒象故以牙璋發兵者此無正文以意言之以其言牙即以牙齒解之云若

今時以銅虎符發兵者案漢文帝本紀云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邵曰銅虎符從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曼曰以代古圭璋從簡易便其事也然銅虎竹使符漢時皇帝使者之瑞節則司農之意鎮圭牙璋之等亦王使之瑞節也但先鄭不言之故後鄭皆云王使之瑞節增成之也云節者即掌節云守邦國者兩玉節則王用玉節可知玉人云璋即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饒與此中所用同明此牙璋亦素功若然案玉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不云中璋者中璋比於牙璋殺文飾摠而言之亦得名為牙璋以其鉏牙同也以此而言此文云牙璋亦兼中璋矣若然大軍旅用牙璋小軍旅用中璋矣云若齊人滅遂者莊公十三年春齊侯會諸侯于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傳曰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也云諸侯戍周者昭二十七年璧羨以起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是其事也璧羨以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為度玄謂羨不圍之貌蓋廣徑八寸表一尺○表音茂疏注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其義是也但語不足故後鄭增成其義也玄謂

羨不圍之貌蓋廣徑八寸表一尺者案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則璧體圓矣今云璧羨羨是引聲而言是為長意故先鄭後鄭皆為不圍也云蓋者此璧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傍一寸以益上下故玉人云以為上下一尺則橫徑八寸矣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肩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云駟外有捷盧也駟讀為駟疾之駟疏讀為令汁得流去也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馬加之也駟讀為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肩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瑑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駟音祖斂力驗反注同令汁力疏注鄭司農至天地○釋曰先鄭讀駟呈反下令為同疏讀為沙已下後鄭皆不從者以其王之疾之語故言焉云疏讀為沙已下後鄭皆不從者以其王之襲斂百五十稱有餘何得更有使汁流去乎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馬加之也者以其六玉所與王為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駟讀為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者詩有執轡如組聲之誤為駟若然後鄭讀駟本與組同聲不為駟牙

之音故得為聲誤若本為駟牙之音與組聲異何得為駟也  
六渠眉玉飾之溝瑑也者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  
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眉瑑故云以組穿聯六玉溝  
珠之中以斂尸也云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  
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者  
案觀禮設方明上圭下璧無璧琮此云象者彼注上下之神  
非天地至貴謂日月之神故上下不用璧琮此中有璧琮者  
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置六玉於六處不取玉形  
之義又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  
上不類者以背為陽腹為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  
也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天地為陰陽也穀圭以和難  
之主入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穀圭以和難  
以聘如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  
瑕嘉平戎于玉其聘女則以納徵焉難乃且疏注穀圭  
反注同郊音談瑕音遐本又作瑕亦作假皆同疏注穀圭  
釋曰難謂兩諸侯相與為怨仇王使人和之則執以往也穀  
善也故執善圭和之使善也聘女亦是和好之事故亦用善  
圭也知飾若粟文者以其稱穀若穀粟然也云難仇讎者仇  
為怨讎為報有怨當報若調人和仇讎之類也云若春秋宣

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者時莒與邾不和宣公四年左氏云公  
及齊侯平莒及邾是也云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是也其聘女則以納徵焉昏禮有  
云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是也其聘女則以納徵焉昏禮有  
六五禮用鴈納徵不用鴈以其有束帛可執媒氏職庶民用  
緇帛五兩士昏禮用三玄二纁天子加穀圭諸侯加以大璋  
大夫與士同故知納徵也昏禮言納徵徵成也納此則昏禮  
成春秋謂之納幣以春秋通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  
異代指幣體以質之言也琬圭以治德以結好圭  
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  
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  
侯之好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疏注琬圭至結好釋  
治德以結好。好呼報反注同疏曰云亦王使之瑞節  
亦上文也云諸侯有德王命賜之者解經治德也云及諸侯  
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者解經結  
好也此即大宗伯時聘無常期也故引大行人時聘以結  
諸侯之好以證之若時見曰會諸侯來與之會時聘使大夫  
來王還使大夫往會焉先鄭云琬圭也琬圭以易行以除  
無鋒芒者對下文琬圭有鋒芒者也琬圭以易行以除  
惡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惡易惡行令為善者以此圭責

讓喻告之也。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覲。既而使大夫

執而命事於壇。大行人職曰：殷規以除邦國之慝。易行下

孟反。注同。疏：注：琰圭至之慝。釋曰：玄謂除慝亦於諸侯

慝。吐得反。疏：使大夫來覲。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者

此即大宗伯云：殷規曰：視謂一服朝之職也。故引大行人云

殷規以除邦國之慝為證也。但上文治德與此經易行據諸

侯自有善行惡行。主使人就本國治易之結好與除惡皆諸

侯使大夫來聘亦王使大夫為壇命之為異也。鄭知使大夫

來皆為壇者約君來時會殷。大旅。凡賓客之

國為壇。明臣來為壇可知也。大旅。凡賓客之

事。共其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疏：大祭至奉之。

兼有天地宗廟大旅中兼有上帝四望等。故鄭云四圭裸圭

凡賓客謂再裸一裸之等亦云。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

。注：玉器至之屬。釋曰：鄭知玉器謂四圭裸圭者上已釋

禮神曰：器經云：玉器故知非瑞是禮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

兩圭璧圭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右：鷩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

。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飯扶。晚反。注同。含戶

暗反。柱。張注反。顛如。疏：大喪至贈玉。釋曰：大喪謂王喪

字儀禮作顛音同。兼有后卅子在。其中以其更不見

共后卅子之故也。飯玉者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梁。大夫飯

用稷。天子之士飯用梁。諸侯之士飯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

同時。此即禮記檀弓云：飯用米。具不以食道。鄭云：食道。藜米

貝美是也。含玉者則有數有形。雜記云：天子飯九具。諸侯七

大夫五。士三。具者鄭云：夏時禮以其同用貝。故也。周天子諸

侯皆用玉。亦與飯俱。時行之。贈玉者案既夕禮：葬時棺入坎

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注：飯玉至

以帛。釋曰：鄭知飯玉碎玉以雜米者。以其與米同。內於口

中。故知碎之與米同。知含玉柱左右。齟及在口中者。案士喪

禮云：主人飯米置尸。三加。具左中亦如之。既言左右及中。明

知柱左右。齟及口中。鄭彼注：象生時齒堅。以此而言。士喪禮

用三復。以雜記。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玉。大夫用五

玉。若然。大夫已上。不徒柱左右。與中央耳。云：雜記曰：含者執

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者。彼是諸侯薨。鄰國遣大夫來取

并行含。祿賄之禮。諸侯用璧。天子雖用玉。其形無文。故取諸

侯。法以況之。天子亦為璧形。而小。以其入口。故知小也。云：贈

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

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

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案  
王府已云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蓋王府主作之此官主  
其成事而共之凡玉器出則共奉之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  
使疏注玉器至使者。釋曰云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者  
好賜之者也云遠則送於使者者謂王使人就  
國賜之則往就使者付之故云送於使者也  
二月廿七日讀此卷

###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一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都陽縣候補知州周澍棠

### 周禮注疏卷二十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一

雞人 葉鈔釋文作鷄人。按从隹者小篆从鳥者籀文

夜嘒旦以詔百官

釋文作以詔唐石經余本詔作詔字從以  
此誤

故挈壺氏兼告期也

惠按本同閩本刊落也監毛本承  
之又監本壺誤盞

### 司尊彝

其朝踐用兩獻尊

釋文獻本或作戲說文酋部云尊酒器也  
周禮六尊首犧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義

本說文鄭志云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按仲師卒  
於章帝建初八年說文上於安帝建光元年仲師未嘗見說  
文謂說文本仲師則可考古必按其時代非可妄語也據叔  
重自序云說文成於和帝永元十二年上距仲師卒之年凡  
十八年



疊神之所飲也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神作臣釋  
之所酢故知諸臣所飲者也當據以訂正

雖讀為蛇虺之虺岳本為作日毛本雖誤蛇

案內宰職云贊后薦加豆籩浦鏜云內宗誤內宰

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醴齊浦鏜云用誤因

不合為野享之義也惠按本享作饗

以諸尊皆物為飾惠按本物上有異此脫

以為刻畫山雲之形者也閩監毛本無者

異義第六疊制惠按本閩本同監毛本第改弟

古廷說疊器按詩卷耳正義作古毛詩說爾雅釋器正  
義同此作廷誤下同

金飾亡目

浦鏜云口誤亡從儀禮通解續技按詩正義  
作龜目。按口字非

經文雖有詩云閩監毛本雖改惟誤

則其餘諸臣直有金詩正義金作疊此誤

齊為齎葉鈔釋文作為賈

稅械勺而酌也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作挾拭當  
據正釋文作挾飾云本或作拭

齊讀皆為棗漢讀考齊作齎本故書也此誤

猶明清與醖酒于舊澤之酒也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  
監毛本釋改醴非釋文作

舊澤

獻讀為摩莎之莎葉鈔釋文作摩沙

脩讀如滌濯之滌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賈疏引注作  
讀為漢制考同當訂正

故舉常時沛酒之法以曉人也 浦鏗云當誤常

無過與益同 惠按本盞下有齊

推次可知也 惠按本作推此

三酒時祭亦備 惠按本下有之

朝夕酒存省之意也 按酒蓋頂之誤。按朝夕酒句疑不誤

鄭知旅是大國有故之祭者 浦鏗云大字當在故上

司几筵

莞藻次蒲熊 釋文莞藻本又作縹按經作縹司農讀為藻鄭君則仍用縹字今本作藻非

酢席王在廟室西面 惠按本無王此衍

設莞筵紛純 唐石經筵作席涉下文誤

其繡白黑采 余本嘉靖本監毛本同閩本采作文按賈疏引注亦作文

純讀為均服之均 漢讀考云此讀如擬其音今本作讀為誤按賈疏亦云均即準音與純同

憑玉几 余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憑作馮按釋文賈疏皆作馮下加心者俗作。按說文引周書凭玉几凭者正字馮者假借字

有成其文章 盧文昭云通考無其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唐石經原刻作昨席後磨改作昨昨席同

王受酢之席 閩本同監毛本酢改昨非

右彫几 唐石經諸本同惠按本彫作雕云余本仍作彫下注同按釋文几部引周禮五几作雕几

縹柔 正。按縹本縹之誤借縹為今人輒弱字也葉鈔

釋文及余本載音義皆作縹

纁柔璫不如莞清堅 閩監毛本璫改嚙下柔璫同

不亦如下文莞席加纁者 此本不字刻擠閩監毛本排

先鄭據此文而云 惠技本云作言此誤

右漆几 說文几部引周禮作鬯几按泰部云鬯字也从泰形聲與泰字義同而文異音異漢讀考云當是杜于春

賈侍中衛次仲等說而許從之

即共調也 閩監毛本共改其。按此條鄭注亦由以注改經復以經改注而誤耳說詳禮記校勘記

謂言祭時 浦鏗云吉誤言

牖間南鄉 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鄉作嚮按釋文音上經南鄉云下及注同則此亦當並作嚮字

此本及閩監毛本惟南鄉字作鄉下仍作東嚮西嚮非。按鄉正字嚮俗字嚮亦見漢碑

為祔乎外 閩本同監毛本乎改於

几長五尺高三尺 閩監毛本作高二尺

天府

鼗鼓在西房 釋文鼗作賁

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 諸本同按四字當衍司農訓貞為問故引易師貞丈人吉及國語

貞於陽卜以證之疏中亦有此四字浦鏗云當為衍文。按此四字乃大鄭說易之語非衍文也易之言貞者多矣

獨此以貞丈人連讀訓為問於丈人大鄭恐人惑故附見其解如王弼及孔氏疏中所引注皆以正釋貞况彖傳曰

貞正也仲師此證蓋非是

筮不以廟堂者 監本以作於

能御眾眾有朝正人之德 浦鏗云衍一象按朝當為幹字之誤

引此三文者 惠技本三作二此誤

與瑞

晉讀為搢紳之搢謂插於紳帶之間

余本闕監毛本同宋本嘉靖本插下有之

釋文搢紳作薦申插作函按賈疏引注作謂插之於紳帶之間此脫之字。按插者正字函者假借字

鎮圭尺有二寸

嘉靖本圭作王蓋王之誤

釋曰搢插也

闕監毛本搢改晉按疏依本注讀

云鎮圭尺有二

浦鏜云下脫寸

琫有圻鄂琫起

嘉靖本作琫有沂鄂琫起按此本疏中引注亦作沂鄂釋文作圻鄂。按古通用

蓋四廟圭各尺二寸

浦鏜云廟誤廟從儀禮通考續按

天所郊亦猶五帝

浦鏜云云誤天

儻而同邸

釋文作儻而同抵此誤。按此作邸為是上經四圭有邸注中不改作抵字則此亦不當改況

爾雅曰邸本也今爾雅作抵司農自據當時爾雅且司農

邸有兩說惟作邸斯二說可該倘作抵則不能該後說矣

邸彼玉贄

余本同嘉靖本闕監毛本贄作瑣從邑蓋訛釋文邸彼又作邸。按說文有邸字在卩部从卩

又邸字在血部亦从卩

灌先王祭也

岳本嘉靖本同余本闕監毛本灌改裸惠按本作灌先王祭也按賈疏引注亦作灌。按

裸灌古今字注爵行曰裸依疏亦可作灌

下有槃口徑一尺

嘉靖本作二尺

此據禮器制度文

漢制考禮作漢

以土地以求地中

嘉靖本作所求地中

先鄭玉人職

補毛本玉上有引字

以恤凶荒

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闕本同監毛本恤改邸。按邸當从卩

故玉人云以為上下一尺惠按本無云此衍

先鄭讀駟為駟牙之駟漢讀考云當作鉏牙之鉏子人注牙璋有鉏牙之飾

穀圭以和難唐石經脫以

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邾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郊誤刻按釋文賈疏皆作邾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釋文作段嘉云本又作瑕亦作假按段音假古字也

故治德以結好岳本作以治德結好

使大夫執以命事焉者惠按本同閩監毛本以改而

時聘無常期一也閩本同監毛本一收故

謂一服朝之職也浦鐘云歲誤職

柱左右巔及在口中者余本岳本嘉靖本惠按本同監毛本巔作顛閩本誤顛按釋文作顛

云儀禮作巔。按巔字不古當是儀禮本作顛謂齒之盡處牙車也

彼注象生時齒堅。按齒當作齒



周禮注疏卷二十技勘記

終

南昌袁泰關校

聖經